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四

獸部中牛

驢

駱駝

羊

狗

豕



爾雅曰摩牛

千斤出巴中音麻

暴

封牛蒲角反

擺

音卑小者

犛

牛大者出蜀中無角黑此

首抽

音黑耳

子犢

體長

特

絕有力

欣

假

音加毛詩曰爾牛來思其耳

濕濕

其耳動

左傳曰介

葛盧來朝禮之

加宴好

葛盧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秦師伐鄭商人絃高將市於周遇之

以乘韋先牛一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師涉於弊邑敢犒從者

又曰

驪鼠食郊牛角攻卜牛驪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又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

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討有罪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為青牛漢書曰栢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走踴帝人皆驚走太尉公時為殿中將軍有勇

牛

三



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書一者萬年之木精也 莊子曰庖丁爲惠文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菊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孟子曰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右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置鍾王曰吾不忍其觶觶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販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又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史記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追北三戰三剋遂收齊城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

金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鳥鼠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故謂爲青牛道士 桓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驎駉駉牛譽郭椒丁櫟 謝丞後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也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旣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爲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水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不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 列異經曰秦文公伐梓樹梓樹化爲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 魏略曰鉅鹿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犝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



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羣行二十里也

張溫自理曰昔百里奚賢秦繆公欲于之繆公好牛奚因賃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曰臣之所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反不失於期此人乃賁糧乘槎而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嚴君平君平曰某日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到天河也曹嘉之

晉紀曰羊祜子暨為青州刺史牛於州產犢及暨去職以官室所生遺之而去符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

為也於是牽犢而去素山松宜都山川記曰自峽口沂江百許里至黃牛灘南岸有重山山頂有石壁上有人負刀牽黃牛人迹所絕莫得究焉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列渚洲南又有牛潭北岸有石周貞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常出水盤鎖此石上縣民張安釣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刃斷之唯得數尺遂致大富

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研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胛長夜冥冥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賦臧道顏

馱牛賦曰若乃豪宗戚胤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華貂鑠鑠雲母良特擢足於雙島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踴躍於絕倫觀者嗤妍其好醜遂慕駿馱以相高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足名參飛

兔價齊驥駮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氣嘯風噴精迴電流詎牽和鞅不入裴鞞狡力難京肆怒橫行朗陵瑩角介葛瞻聲遁仙託稱妖寇馮名名震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滕嬰進菊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圖魏陳王曹



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知泱泱之秦  
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  
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啓** 梁元帝謝東宮賚蒸栗牛啓曰  
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駢角未奇瑩蹄非貴 梁劉孝儀謝始興  
王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躡屩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厝心慈渥無涯  
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弊之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  
不能均響 又謝豫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圖曳流水而  
生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輟駕下澤是驅馮軾脩途旣獲坐馳之致  
馴秦廣庭方念載憂之勗 **書** 梁劉孝威謝南康王饒牛書曰雖復蜀守  
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効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  
獲兔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  
笑於博陽

**驢**

楚辭九懷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蹇驢服駕無用日多 吳志曰諸葛恪

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驗其面題曰諸葛子

恪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 虛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文士傳曰

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

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

郡至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然教令清當十餘日便乘驢去 平

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荊州守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

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

樵爨食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旣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

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陳武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

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不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屬

**文** 宋袁淑排諧集驢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

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儻慷慨應邗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勲歷

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與玄象俯協漏刻應更  
長鳴豪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







爲政與人鄭師故敗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周書曰子夏曰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蛤滿野 家語曰季相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也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平百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羸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孫卿子曰仲尼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史記曰宋義下令軍中曰狼如羊貪如狼不可使者皆斬之 又曰卜式

者河西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草躡而牧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問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 又曰盧縮與高祖俱學書相愛里中賀兩家以羊酒 地鏡圖曰金百斤已上至三百斤精如羊者 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爲青羊 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故以爲贄 列仙傳曰葛由者羗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遣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峩眉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 左傳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 漢書曰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無人處牧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廩食不至乃掘野鼠草芟而食



之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持節旄盡落 又曰路溫舒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東觀漢記曰甄字北海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字曰不可又欲投鉤復耻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號之魏志曰楊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婢娶立屋然後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 衛玠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聞州黨遂號曰璧人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本無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蕙子着羊毛蜀人取種因名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 王隱晉書曰王尼嘗爲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賞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逕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在山東兄徃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平乃徃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 又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爲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遁者乃去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臘日祠竈而薦黃羊焉 又曰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爲誰伯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爲侶向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爲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續搜神記曰顧需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



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是故一齧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髯鬚主簿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郭郭官館金寶為飾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所飢長人指中庭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捋之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噉即療飢乃問詣九處名及求住蒼云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還洛謂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為螭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贊晉郭璞羊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閩魏興北山有野羊大者千數百斤試令求之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狗

爾雅曰犬生三獫

宗

二師一獯旂未成毫狗

狗子未

長喙獫黠短喙獨

獯

獯詩載

絕有力挑

挑多

狻狗也狗四尺為獫

山海經曰

蝮犬如犬青

色食人從首始

易曰充為狗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

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獫焉

明搏而殺之廋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

又曰國人逐瘦狗瘦狗

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又曰取邾師邾人

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

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言筋

力猛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

從狗門入今使楚王不當從此門入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

出天雨解素衣衣黑衣而返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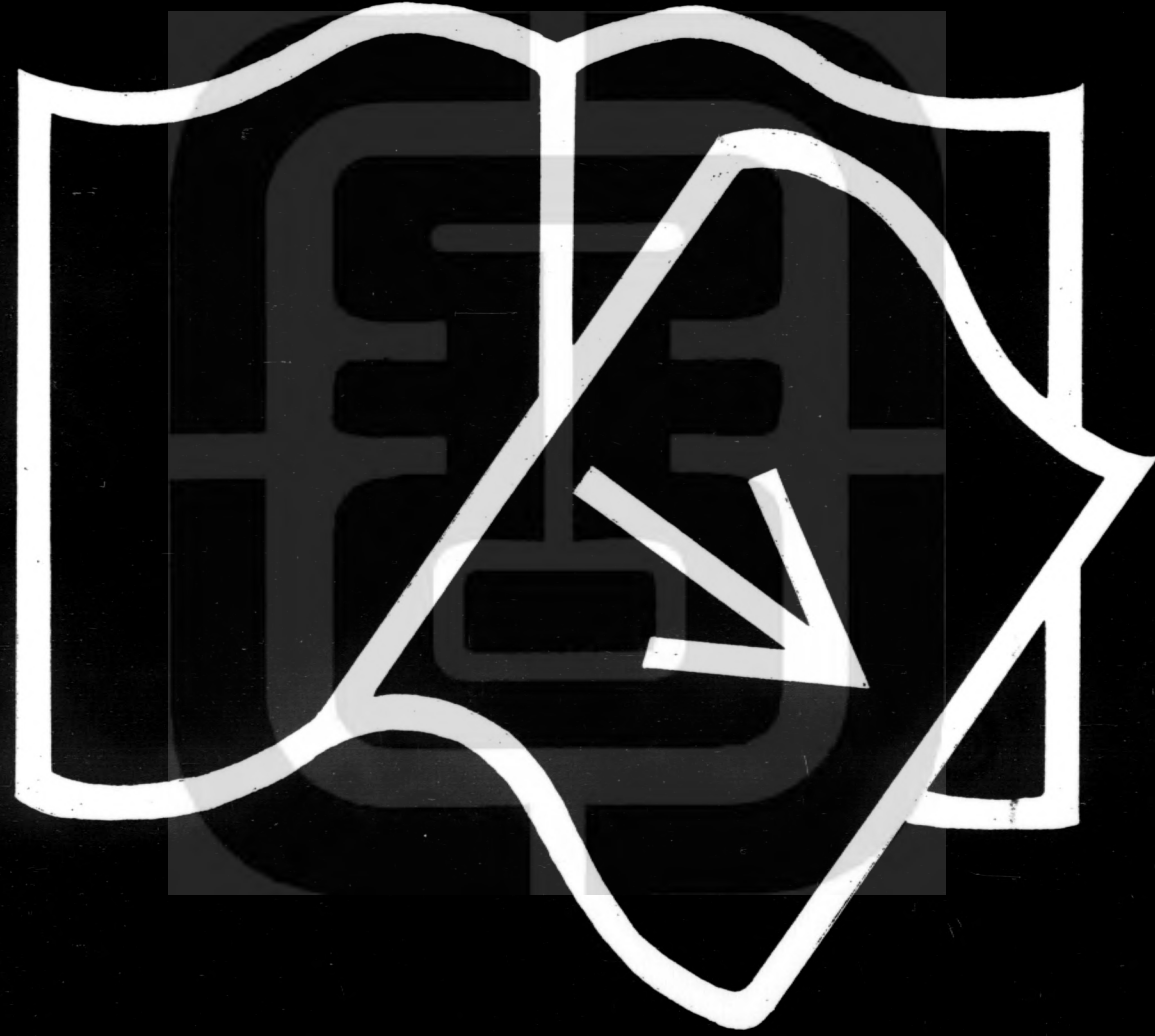
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尹文子曰

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

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楚辭曰何少康逐大而顛隕厥首





原件短缺



水逐獸於是舍所宿也 又曰兄有噬犬弟何欲兄謂秦伯也秦伯有犬弟鍼欲請易之以百兩卒無

祿 又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

閉而不通 呂氏春秋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推其所

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得良狗則家貧家富則求良狗得狗則數得獸矣

非獨獵也百事皆然 又曰昔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贈遊於雲夢三

月不反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

然而酒不售酒酸怪其故問所問長者楊青青曰汝狗猛耶曰狗猛狗猛

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

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

迎而齧之此人主所以蔽脅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史記曰范雎說秦

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今閉關十五年不敢

闕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又曰高祖

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跡之狗吠堯

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戰國策曰

養之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犬主畜之

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 孫盛晉陽

秋曰王敦敗京都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 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

庸嶺高數十里西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史

下夢巫覡欲得啖女童常八月祭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時將樂縣

李誕有小女名竒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作數斛餐蜜灌之置穴口

蛇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先啖餐灌竒便放犬咋蛇以劍斫殺之得九

女髑髏越王乃婢竒為后 又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官得耳疾醫為

挑治得一物大如蠶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盤俄頃而化為犬其文五色

名盤瓠 又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晉相與同居有如人

狀在其室擊之為狗去復至數人被甲持兵督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

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又曰成山陽王翊字

孟璉為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憤白單衣吏詣縣扣閤迎之則忽然

不見如此數年於外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閤便為人殺之乃絕

不

不

不



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欲謀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嗽奴當戶倚張弓括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敢唯注精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仗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聞行墮空井中狗伸吟徹曉須臾有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日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又曰休慮山下有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常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或白輒來爲害有邳伯夷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

並坐蒲博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燄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又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群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恰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吠乃止 秦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丘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未詳古徐國宮人娠而生開棄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而歸歸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尾實黃龍也 述異記曰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不大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



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殞之遣送還葬機村去機家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冢 又曰宋元嘉中石玄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母孕其子異於常狗銜食食之子大其狗出獵未反輒門外望之後玄度病輒危困醫為處方湯須白狗肺市索卒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湯供其用母向子死處跳踊嗥呼倒復起竟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共食之投骨於地母輒銜著窟中 **詩** 晉張華詩曰如黃批狡兔青骹撮飛雉鵠鷺皆盡收鳧鷖安足視 **賦** 晉傅玄狗賦曰何世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縣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細頸闊胃廣前稍後豐顛促耳長又緩口 魏賈岱宗犬狗賦曰余處大魏之祚遊在朔陽越彼西旅犬犬是獲形體如翦削像兒如刻畫毛翰紫艷光雙眉如白璧爪類刀戈牙如交戟盼矚而奮怒揮霍而振擲譬若天梁折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掣六駁折其脊爪處如鉤牙揲創似矛刺

豕

爾雅曰豕子猪 豕積么幼 最後大者 豨 溫 豕生三豨 子 二師一特 豕生

取少者 四豕皆白豕 該 其迹刻絕有力豕 扼 牝豕 巴 方言曰猪燕朝鮮之

間謂之豕關東西謂之豕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豕其子或謂之豕或謂之豕

吳陽之間謂之猪子 易曰見豕負塗 又曰坎為豕 毛詩曰有豕

白躡蒸涉波矣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曰

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糲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史

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豕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

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又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問老子

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景帝知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乃罷之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

殺猪何以為其母曰欲啖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

素



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羊海  
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丞相封平津侯 又  
曰郅都東海人景帝時爲郎嘗從游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  
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  
姬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 東觀漢記曰閩  
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人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  
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勅市後嘗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  
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  
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羊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  
二千石子而杖鞭牧羊縱子無耻柰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又  
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羊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  
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  
身居作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  
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  
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主  
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萌笑而受之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闐  
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  
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  
爲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羊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  
人往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  
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賫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  
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  
有人妄認徽猪徽便推猪以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其猪旣以猪還徽乃  
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魏志曰梟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常穴居  
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  
猪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大布隱其前後也 郭子曰劉  
道真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



樂其嘯乃殺狢以進之道真食狢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狢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賚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復相報資晉郭璞封豕贊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存食無厭肆其殘毀弄乃飲羽獻帝效技資又豪彘贊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為牝牡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五

獸部下 象

犀

兕

駃

貔

熊

鹿

驘

狐

兔

狻

獼猴

果然

狻狻

貂

鼠

象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

其骨 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 孟子曰周公駮犀象而遠之天下大

悅萬歲曆曰成帝咸康六年臨邑王獻象一知跪拜御者使從之 吳志

曰賀齊為新都郡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

使殊俗貢珍百獸率舞非君而誰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獻馴象二頭

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船上刻其

所至秤物以載之校可知也太祖大悅 又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

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勅付之 蜀將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勞

問之送馴象二頭與劉禪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盤况少而雄桀聞山



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博物志曰昔日南有四象各有雄雌其一雌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焉 法顯記曰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國名藍莫此國皇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悲感即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淨潔 異苑曰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求昌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 **贊** 晉郭璞替曰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

犀

爾雅曰犀似豕 形似牛猪頭大腹卑脚脚有三節黑色二角一在頂一在鼻 戰國策曰張儀為秦破縱連橫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韓詩外傳

曰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 漢書曰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 又曰尉他獻文帝犀角十 又曰烏弋國出犀牛 蜀王本紀曰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 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百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為義導者得煮毒藥為湯以此義導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勢 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出几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南州異物志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替** 晉郭璞犀替曰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賄嬰灾因平角椅 **序** 晉傳咸犀鉤序曰世稱雞駭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以此鉤見遺者乃為之銘

兕



爾雅曰兕似牛一角肉重千斤說文曰兕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為鎧嶠冢之山其獸多兕 毛詩曰酌彼兕觥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忽至王彎弓而射之應發而殪仰天而歎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 論衡曰太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帥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夫倉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令汝急度 **贊** 晉郭璞山海圖贊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駮

爾雅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是食豹可以禦兵 **贊** 晉郭璞贊曰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驥首騰旌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貔

爾雅曰貔白狐其子穀 呼鹿反一說文曰貔豹屬世貉國 尚書曰如虎如貔 禮記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毛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贊**

晉郭璞贊曰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自是非

熊

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 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温無毒止風痺 六韜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於紂 周書曰成王時不屠國獻青熊 毛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胾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載以過朝 又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 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晉侯有間 孟子曰生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我所欲二者不兼舍魚取熊掌義者我欲生亦我欲二者不得兼舍生取義 史記曰趙簡子病不知人五日寤而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



中熊熊死後有當道者曰帝令王君戒二卿熊其祖也 漢書曰孝元帝  
馬昭儀上幸虎園圍獸後宮皆坐熊出圍攀檻欲上殿昭儀乃當熊而立  
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汝何故前當昭儀對曰夫猛獸得人而  
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耳帝嗟嘆以此倍敬重之 東觀漢記曰安  
帝永初九年永昌獻象牙熊子 建武故事曰咸和七年年左右啓以米飴  
熊上曰此無益而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使遣打殺以肉賜左右直  
人 抱朴子曰玉策記稱熊壽五百五百歲則能化 續搜神記曰晉丹  
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昏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  
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得菓栗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以  
著此人前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每且覓食菓還輒分  
此人此人類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每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  
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異苑曰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覓不見  
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答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  
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形盡爲熊矣 又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  
見微及復殘則合穴自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內餘伴執杖隱在  
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使傷撻傍人仍將騁其矛又有居大樹孔中東土  
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啓 梁劉  
孝威謝熊白啓曰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絕胡人之搏  
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踰厚壁殆惑朱公之價色麗  
燭銀將堪穆王之寶

鹿

爾雅曰鹿牡鹿其子麋其迹速絕有力麋 毛詩曰野有死鹿又曰鹿鳴  
宴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萍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 穆  
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黃金之鹿 又曰天子射鹿于林中 韓子  
曰夫馬似鹿者千金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  
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  
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 又曰高祖詔捕崩通至問曰若教准



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狗固吠非其主 東方朔傳曰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故當死者三陛下  
 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  
 當死 列仙傳曰蘇耽與眾兒俱戲獵常騎鹿鹿形如常鹿遇嶮絕之處  
 皆能超越眾兒問曰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耶荅曰龍也 謝承後漢書  
 曰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  
 為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輜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弘果為太尉 范  
 曄後漢書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華陽國志云此鹿出雲南雄倉山 古今注曰  
 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徐汗得白鹿高丈九寸  
 三輔決錄曰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弟子受業者六  
 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魏略曰成公英先隨韓約後降太  
 祖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公前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 魏志  
 曰文帝獵失鹿帝大怒據胡床拔刀收吏將欲斬之蘇則諫乃止 魏末  
 傳曰初明帝為平原王王母甄后妬文帝殺之故不立為太子嘗從帝獵

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  
 殺其子因涕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矣  
 抱朴子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餌木絕穀  
 入華山後故人逢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 又曰沈義道嘗於路逢  
 白鹿車一乘龍車一乘從數十人騎迎義 廣州先賢傳曰丁茂字仲慮  
 交趾人也至孝母終負土治冢列植松柏白鹿遊乎左右 瀨鄉記曰老  
 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 **序** 素山松白鹿詩序曰荆門山臨江皆絕壁  
 峭峙壁立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鹿泗過江行  
 人見之乘刀競逐謂至山下必得鹿忽然若飛超岡而去于今此壁謂之  
 白鹿上詩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哺啜之黃鵠摩天  
 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煮之 **表** 魏陳王曹植獵表曰於七月伏鹿鳴麇  
 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樂獵之時 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清  
 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牋** 宋孝武帝在彭城參佐  
 慶獲白鹿牋曰伏承獲白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為麋。說文曰麋麋也。爾雅曰麋牝麋。其子麋音。其迹解絕有力。豨音。毛詩曰野有死麋。惡無禮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鹿。白銀之麋。今地中得玉勝金。大即古路夷火質。呂氏春秋曰使麋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顛也。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計貢合集於樂堂。有野麋走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焉。論衡曰都尉王子鳳時麋入府中。其後遷為丹陽太守。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麋見魏郡。後諸州各送白麋。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麋。蕭廣濟孝子傳曰蕭國遭喪。有鵠遊其庭。至暮而去。麋暮入其門。與犬馬旅。至旦而去。詩魏文帝詩曰中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置施密網。早畢飄如雲。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麋。表晉王述上白麋表曰所領阮藻之江寧縣界得白麋一頭。毛色潔素。於其類信斯誠嘉祥也。啓陳徐陵謝賚麋啓曰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賦。預割鮮禽。已同監浦。頻蒙大饗。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為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為歡。非屠

門而大麋

兔

爾雅曰兔于媿。其迹迹絕有力。欣。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為兔。又曰行失瑤光則兔出月。毛詩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又曰肅肅兔。且施于中達。周易參同契曰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所笑。史記曰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俱出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又。范睢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廬而搏蹇兔也。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幼喪父。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兔遊其下。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於河南。移檄在所。謂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抱朴子曰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論衡曰儒者言月中有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則死。夫兔月氣也。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序。晉王廙白兔賦序曰丞相琅邪王始受旄節。作鎮北方。仁風所被。迴



面革心昔周且翼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為美談今在我王匡濟皇維而有白兔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 **詩** 古歌詩曰採取神藥山端白兔擣蝦蟇九奉上陛下王梓 **頌** 張浚白兔頌曰其毛春素纖毫秋黑點綴五采漸染粉墨蓋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姿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舍文好無極也秦失鹿於近郊晉得兔於遠境 **晉** 桓溫智白兔表曰臣聞至德通玄則禎祥降靈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兔見于春穀縣皓質純素噉然殊觀 梁簡文帝上白兔表曰瑞表丹陵祥因舊沛四靈可邁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丹岫之羽不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遊君囿 周庾信上白兔表曰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

狐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 說文曰狐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 易曰田獲三狐 毛詩曰狐裘逍遙 又曰狐裘豹裒 禮記曰天子狐白之裘諸侯青卿大夫狐掖 穆天子傳曰

天子獵於滌澤得白狐 管子曰代出狐白衣之皮裘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卿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買之代各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七四月不得一狐離支闔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 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 韓子曰翟人獻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皮而歎曰以皮之美自為罪也 漢書曰陳勝吳廣次所旁叢祠中 次人所止處也叢鬼所馮 夜篝火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 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九德至則九尾能得其所子孫繁息於尾明後當盛也 **贊** 晉郭璞九尾狐贊曰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標靈壽

獫狁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發爽之山其上多白獫狁 呂氏春秋曰荆王有神白獫狁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獫狁擁樹而號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 漢書曰李廣猿臂善射 吳越  
 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  
 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  
 聞子善為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所試公即挽林  
 內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  
 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樹化為白猿 抱朴子曰猿壽五  
 百歲則變為獍千歲則變為老人 又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為  
 獍為鶴小人為麀為沙 張載論曰白猿玄豹藏於樞樞何以知其接垂條  
 於千仞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冷冷不絕行者  
 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 梁沈約石塘瀨聽猿詩  
 曰噉噉夜猿鳴溶溶晨霧合不知聲遠近唯見山重沓既歡東嶺唱復佇  
 西巖峇 陳蕭詮賦得夜猿啼詩曰桂月影纒通猿鳴迴入風隔巖還蕭  
 侶臨潭自響空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賦  
 晉傅玄猿猴賦曰余酒酣耳熱懼顏未伸遂獻猴而縱猿何歎吹之驚人  
 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脣揚眉蹙額若愁若瞋或長眠而  
 抱勒或嘍咋而齟齬或顛仰而踟躕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兒  
 或低眩而擇颯或祇掌而胡舞 晉郭璞白猿贊曰白猿肆巧由基撫  
 弓應眄而號袖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獼猴

楚辭曰獼兮能羆慕類兮以悲 韓子曰燕王微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  
 為毋猴毋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  
 出視之晏陰之間而刺之猴毋猴乃可見也燕王曰寡人不能觀也 漢  
 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  
 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長信少府檀長卿  
 為沐猴與狗鬪蓋寬饒奏免之 賦 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天地之造  
 化實神偉之屈竒道玄微以密妙信無物而弗為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  
 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睚眦以眦卹視職睫以映瞳鼻  
 駐齣以馥馥耳聿行以適知口噍咻以齟齬脣敲喙以形規齒崖崖以齧



鬱嚼咤噪而聳喙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踈莧蹲而狗踞聲歷唯而啞咿或囁囁而噉噉又噉嗅其若啼緣百仞之高木攀窈窕之長枝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谿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或屣跳而電透乍瓜懸而瓠垂歸瑣繫於庭廡觀者吸呷而忘疲 晉阮籍獼猴賦曰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貌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無度故人面而獸身性偏凌而干進似韓非之囚秦楊眉頰而驟睥似巧言而偽真整衣冠而偉服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眈視有長卿之妍姿沐蘭湯而滋穢匪宋朝之媚人終嗤弄而處繼雖近習而不親

果然

吳錄地理志曰九真胥浦縣有獸名果然狻猊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及日南皆有南方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弓毒射之剥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真日南郡 南州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猿犬面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作向天其毛長柔細滑

澤色以白為質黑為文視如蒼頭鴨脅遑班文集十餘皮可得一葦繁文麗好細厚溫暖 賦 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猿黑頰青身肉非嘉餽唯皮為珍 梁張縉謝皇太子賁果然褥啓曰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玄豹青揮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飈結宇吹綸愧暖挾續慙温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狻狻

羊本程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狻狻又曰狻狻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爾雅曰狻狻小而好啼今交趾封溪出狀如禮記曰狻狻能言不離禽獸

廣志曰狻狻似狽聲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出交趾封溪縣 孫卿子曰狻狻能言笑亦二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葢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知禮也 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狻狻之脣 淮南子萬畢術曰歸終

知來狻狻知狻歸終括地圖曰狻狻人面豕身知人名 蜀志曰封溪縣有獸曰狻狻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人以酒取之狻狻覺初斲嘗之得其味甘而飲之終見羈纓也 華陽國志曰永







今君聞晉之亂而伐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者不可燠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 莊子曰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患鼯鼠深穴於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 又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鷦子知之乎夫鵯鷦發南海飛至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鵯鷦得腐鼠鵯鷦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嚇我耶 賈誼書云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近器尚憚况貴大臣之近於帝王乎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鳶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夜乃攻於虞氏大城之此謂類而非我 淮南子萬畢術曰狐目狸腦鼠去於其穴被髮向北呪殺巫鼠 史記曰李斯少時爲鄉中吏見吏舍中鼠食不潔人犬數驚之入倉

見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所自處可

又曰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外湯爲兒守舍而鼠盜肉其父還

怒乃笞湯湯掘遂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謂傳囚也爰易也訊以此書易發者

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 東方

朔神異記曰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磳鼠在冰下出焉其形如鼠食

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爲蓐卧之可以

却寒其皮可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此尾所在鼠輒入此裘 京房易飛候

曰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漢書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

獄楊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

何容易經經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坐銜窰數也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羝羊生乳乃歸武

至海上廩食不至乃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廣志曰白猿長尾白腹善緣

登若家鼠小異者鼠深目而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天鼠以皮爲

裘今當名其裘爲天鹿裘黃鼠在田野間爲羣害穀麥凡善走把不得唯

啓



鼠狼能得之。竇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焚之光澤世祖異之問群臣莫知唯故對曰名鼯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魏略曰大秦國出辟毒鼠。魏志曰公子倉舒早惠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罪必死議欲回縛首罪猶慮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又曰臧洪傳曰洪為素紹所圍糧乏乃掘鼠而食。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目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蹙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晉陽秋曰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

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推推之。抱朴子內篇曰玉策記稱鼠壽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外事也。晉太康地記曰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如家鼠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為牝牡。梁州記曰聶水北聶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一碑廟北有大坑碑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為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者也。博物志曰唐房并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三出腸也。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十食竹根出封溪縣秦州記曰乞佛虜乾歸未移抱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屎羣移而度洮麗二水悉止抱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異苑曰西域有鼠王國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然帶以金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世得沙門呪願便獲無他眾僧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精則為王。幽明錄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



奴曰明市雇十檐水來鼠已逆知之云止留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柰我何至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為商賈閉其戶而謂鼠曰汝欲使我富耳今遠行動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栢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錢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怪亦絕遂大富 述異記  
曰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函中何物謂中者當厚賞僻即加重罰鐵兆成笑曰具已知矣公曰狀之鉄曰兌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鉄言即賜錢一萬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為火及白鼠風角要占曰長吏居官厭盜賊法七月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合堅固 雜五行書曰停部取停部地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籩鼠不食稻以塞埒百日鼠種絕 **贊** 晉郭璞鼯鼠贊曰有鼠豹采厥號為

鼯漢朝莫知郎中能名賞以束帛雅業遂盛 又鼯鼠贊曰鼯之為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籍孕婦人為大任 又鼯鼠贊曰小鼠曰鼯實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告厥譴惟明徵乎其覺 又鼯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鴛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 又鼠贊曰或以尾翔或以鼻凌飛鼠鼓翰儵然皆騰用無常所唯神斯憑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六

鱗介部上

龍

蛟

地龜

鼈

魚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

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乘

兩龍 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晝瞑為夜身長三野 易曰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以御天初九潛龍勿用象曰陽在下也九二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德施普也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又曰龍戰

于野其血玄黃 左傳曰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

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

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颺叔安 颺古國名 有齋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

其嗜欲以飲食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

之乘龍河漢各二有劉累者能飲食龍夏后賜氏曰御龍今水官棄矣故

龍不生得 又曰鄭大水龍闔于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祭焉子產弗許曰



我聞龍不我覲也龍聞我獨何覲焉獲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河圖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白龍亦然玄金千歲生玄龍 莊子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又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文畫之於是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脯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 又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規哉子曰人用意如飛鴻者爲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游魚者釣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言 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持緯蕭而食者子沒川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爲螻蟻之所裁 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虵從之爲之承輔龍反其鄉既得其所四虵從之得其露雨一虵羞之槁死中野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隆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曾國 又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 又曰崑崙山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 淮南子曰龍舉而景雲屬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曰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釣於溪得白龍子解鉤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採五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龍陽山上百餘年 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日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我化爲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今君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有豫且之患王乃止 博物志曰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抱朴子曰案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十數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



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着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患旱災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齎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歛以雇之直畢乃發壺出龍着淵中因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矣齊地記曰平昌城有井與荆水通有神龍出入焉故名龍城外國事曰毗阿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後奴若長取米龍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為龍不上者魚故云曝鰓龍門又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道成土山故因以為名賦晉劉琬神龍賦曰大哉龍之為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賢聖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夏房心所作軒照形角尾規矩贊晉郭璞燭龍贊曰天缺西土龍銜火精氣為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又龍魚一角似鯉居陵侯時而出神靈攸乘飛驚九域乘雲上升銘晉傅玄龍銘曰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替景九淵飛曜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汗泥上凌太清序

魏繆襲青龍賦序曰蓋青龍者火辰之精木官之瑞

蛟

說文曰蛟龍屬也魚滿三千六百年蛟為之長率魚而飛去山海經曰蛟似龍蛇而小頭細頸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三斛菟能吞人易緯通卦驗曰震東方也至春分日出青氣也出直震此正氣也氣出右萬年半死氣出左龍蛟出楚辭曰與汝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呂氏春秋曰荆有伏飛者得寶劍還涉江有兩蛟夾繞其船伏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韓詩外傳曰東海有勇士菑丘訢過神泉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致死飲馬果沉訢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隨而擊之眇其左目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帝自尋陽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尋陽記曰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為百姓害董奉疏一符與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王韶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者遇之必笑而沒世說曰周處年少時凶強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



皆犯暴百姓謂為三橫而處既刺殺虎又入水殺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  
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鄉中皆謂處死更相慶賀處竟殺蛟而出遂自改  
勵終為忠臣孝子 **贊** 郭璞蛟贊曰匪蛟匪龍鱗采暉煥騰濯濤波蜿蜒  
江漢武飲羽飲飛疊斷

地

爾雅曰騰騰地

能興雲霧 蟠王地 地之最

山海經曰巴地吞象三歲而出骨君

子服之已心腹之疾

今南方蚺蛇吞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

又曰大同之山有地名

曰長蛇其毛如毳豪其音如鼓柝 又曰秦華山有蛇肥遺六足四翼

毛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

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 張茂

此蛇 楚辭曰蝮蛇蓁蓁 韓子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

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日子獨不聞涸澤之蛇平澤涸將徙小地

謂大地曰大地行小地隨之人以地之行者耳必殺其子子不如負我以

行必以我為神也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為生

客一乘之君也以子為使者萬乘之卿也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負傳而

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

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

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

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

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公攻魏破軍殺

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賈誼書曰

孫叔敖之為兒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見兩頭蛇

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也已殺而埋之

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淮南子曰夫騰蛇雄

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又曰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

可使安足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蜀王

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士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

蛇山崩壓五丁五丁踏蛇而大呼 廣志曰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

華



其中人以牙櫟之裁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血出而死 玄中記曰東海有蛇丘之地險多漸茹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 又曰崑崙西北有山周迴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爲長九萬里蛇居此山飲食滄海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巴郡馮緄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後當爲邊將以東爲名後五年果爲大將軍拜遼東太守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灑灑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地鏡圖曰金寶化爲青蛇 抱朴子曰或問隱居山澤治蛇蝮之道 又曰昔負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皆去也今帶武都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末抹之雄黃入瘡中立愈 又曰蛇類多唯有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而爲此蛇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也 搜神記曰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詭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又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 周景式廬山記曰安侯世高者安息國太子與友人共出家學道友人恚怒死受蟒報爲此宮亭湖神世高於廣州爲人所殺還生安息國復爲王子年二十又棄國入吳末之宮亭泊船呼友人與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世高向之胡語音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船跪受呪願因忽不見世高語同船人曰向少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蟒旣見世高從山南過死山北今柴桑民所居蛇里是也 世說曰杜預爲荊州刺史時有讌集大醉輒閉齋獨眠外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戶看之止見床上有一蛇垂頭床邊吐都不見人旣出密覺如此 異苑曰魯國中牟縣蒙山上有寺廟今民欲架室者輒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蛇** 晉傳玄靈蛇銘曰嘉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霄霧下游山嶽進此明珠預身龍族 **贊** 晉郭璞長蛇贊曰長蛇百尋厥鬣如旒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



又騰地贊曰騰地配龍因霧而躍雖欲昇天雲龍陸莫材非所任難以託  
託 又巴地贊曰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期厥大何如屈  
生是疑 又蟒地贊曰蝮蝮萬生成以類長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  
尋大或百丈 又枳首地贊曰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  
雖資天然無異駢拇 同庚信孫叔敖逢蛇贊曰叔敖朝出容悴還家毋  
氏顧訪知埋怪地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爲楚相卒有榮華

### 龜

爾雅曰龜三足曰賁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  
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易曰離爲龜 尚  
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大戴禮曰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 左  
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具致大蔡焉曰紇之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  
可賈再拜受龜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壑焉其中有山無所連著常隨波  
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訐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  
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

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龜合負而  
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先往  
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巾笥而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者寧其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吾將曳尾於  
泥中矣 又曰宋元君夜夢有人被髮言曰予爲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  
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龜圓五尺獻  
乃殺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聞之曰神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  
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剔之患 史記曰余至江南聞長  
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 又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財物歸之家必大  
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  
八宿龜六曰月龜七曰王龜八曰九州龜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當巢於芳  
蓮之上南方老人以龜楮床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龜能行  
氣道引至神若此 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而陽上隆象天下平  
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脰左晴象日右晴象月知存亡吉凶之憂又龜



千歲能與人言 續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披水投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約岸迴顧而去 會稽後賢傳曰孔愉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而放之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 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歲邦人謂之豕仙其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今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之珍而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遊於魯管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之 抱朴子巢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爲君所得人甚心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霄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曰天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

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 **賦** 魏曹植神龜賦曰龜號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岳白虎嘯於西岡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栖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翔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迴而鶴顧懼沉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 **詩** 北齊趙宗儒詠龜詩曰有靈堪託夢無心自解謀不能著下伏強從蓮上游負圖非所異支床空見留儻蒙一曳尾當爲屢迴頭 **贊** 晉郭璞爾雅龜贊曰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于火或游于著雖云類殊象二一歸疊疊致用極數盡幾

鼈

爾雅曰鼈三足曰能 易曰離爲鼈 說文曰鼈介蟲也 周禮曰春獻



鼈 春秋外傳曰公公文伯飲南宮敬叔酒羞鼈焉 晏子春秋曰齊

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寡人欲祠河伯可乎 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

國以魚鼈為民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文子曰鼈無耳而不可蔽精

於明也 莊子曰埳井之蛙謂東海鼈曰吾跳梁奚不時來觀東海鼈左

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楚辭曰駟跛鼈而上山吾固知其不能升 孫

卿子曰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 淮南子萬畢術曰青塗殺鼈得莧復生

又曰燒鼈致鼈 取鼈夜燒之 列仙傳曰費長房能使社公汝南有妖常作

太守服詣府門椎鼓合郡患之及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

乞自改即老鼈也大如車輪長房令復太守服作一札勅葛陂君叩頭流

涕持札去遂視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魏略曰高離國王侍婢有

身生子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指之於溷中

猪以氣嘘之從馬間馬以氣嘘之王乃令其母收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

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

因都王扶餘之地 搜神記曰清河宋士宗母黃初中夏在室中浴良久

家人於壁穿中窺之正見木盆中有一大鼈先著銀釵猶在頭上遂入水

去 **賦** 晉陸機鼈賦曰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鼈命侍臣作賦其狀也

穹脊連脅玄甲四周通方圓於規矩徒廣以妨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

指掌鼻管氣而忌胎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副首

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越高波以魚逸

竄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艾翳華藕之垂房 晉潘尼鼈賦曰皇太子

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戲之者令侍臣賦之翻銜釣以振掉吁駭

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巖岸方盤踞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距

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葦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

乃負山而吞舟

魚

詩曰南有嘉魚又曰魚潛在淵又曰魚在在藻 月令曰立春魚上冰莊

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 史記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千

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臣欲棄前所得矣今以

啓



臣之凶惡也而得爲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舉寒裳而趨王矣亦曩臣之所棄前魚也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隼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 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國粟有餘者國有饑民後宮多幽女也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馬寡人聞之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且今行之矣故漁者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說苑曰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子寧能爲吾報之乎對曰臣見來道旁野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望多也 三輔決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給長安市市魚乃賤 吳越春秋曰越王既接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溪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舊說池中魚人姓李居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災燒死于謹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中傷良謹也 謝承漢書曰會稽陳豨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者豨見避於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慙不受自後無復取焉 曹植說疲氣曰鹹水之魚不游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 汝南先賢傳曰葛玄見遭大魚者玄謂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以丹書紙內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着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又曰介象與吳王共輪輜魚爲上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須臾得輜魚帝驚喜乃使厨人切之象又往蜀市薑有頃而友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登乎龍門而爲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 符子曰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僞求乎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玄太子也後母誘之陳侯令玄自殺玄投遼水魚負之以出玄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



又曰巴郡杜孝役在城都母喜食生魚於官得生鱗截竹盛魚二頭沉水中曰我母如得此婦出渚得之笑曰是我婿寄乃以進母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晉王慶釣魚賦曰然後拙纖繳振修竿垂銀鉤運金丸懸鮪鯢挂鴻鸞連翩雲際澆澗漪瀾晉摯虞觀魚賦曰觀鱗族於虎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洧泉之鯉澤陂之鯉澆澗涌躍投浪赴遠集于曲岸之隈逐平澹淡之深攢聚輻蹙或躍或沉倏燦攸驛眩目驚心汎溢爵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 詩 梁張騫詠躍魚應詔詩曰戲鱗隱繁藻頌首承綠漪何用游溟澥且躍天淵地 陳張正見賦得魚躍水花生詩曰漾色桃花水相望濯錦流躍浦疑珠出依池似鏡浮凌波銜藻觸餌避沉鉤方游蓮葉外詎入武王舟 陳阮卓蓮下游魚詩曰春色映澄陂涵泳且相隨未上龍門路聊戲芙蓉池觸浪蓮看動乘流葉影攸相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隋岑德潤魚詩曰劍影侵波合珠光帶水新連東自可戲安用上龍津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七

- 鱗介部下 螺 蚌 蛤 蛤蜊 烏賊 石劫
- 蟲豸部 蟬 蠅 蚊 蜉蝣 蚨蝶 螢火 蝙蝠 叩頭蟲
- 蛾 蜂 蟋蟀 尺蠖 蟻 蜘蛛 螳螂

螺

爾雅曰羸小者蝨 易曰離為羸 剛在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袁紹河北軍人仰棗椹其棗術在江淮取蛤蒲羸民人相食州部蕭條 搜神記曰晉安謝端侯官人少孤年十八恭謹自守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斗許取貯瓮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端疑之於籬外窺見一少女從瓮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荅曰妾天漢中白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為守舍炊煮待卿取婦當還去今無故相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穀可得不乏忽有風雨而去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從邊直旁截破因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蜿蜒委曲酒在內自注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為樂 又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



視似鸚鵡故以為名肉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為魚所食殼乃浮出人所  
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與觴無異故因其象鳥為作兩目兩翼也 又  
曰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  
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王韶始興記曰桂陽貞  
女峽傳云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忽化為石人今形高七尺  
狀如女子 異苑曰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虫  
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虫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  
也 **詩** 宋謝惠連詠螺蚌詩曰輕羽不高翔自用絃網羅纖鱗惑芳餌故  
為釣所加螺蚌非有心沉迹在泥沙文無雕飾用味非鼎俎和

蚌

易曰離為蚌 大戴禮曰十一月雉入淮為蜃蜃蒲盧也 呂氏春秋曰  
月者羣陰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  
惠王曰川蚌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蚌合而相其啄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  
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鵲 淮南子曰明

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也 徐哀  
南方記曰珠蚌殼長三寸在張海中盛弘之 荊州記曰馬牧城東三里  
有蚌城相傳云飢年民結侶採蚌止憩其中故因為名又云城隨州勢上  
大尖其形似蚌故有蚌號 汝南先賢傳曰周燹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  
樂有先人草廬廬于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贊** 晉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璫與月盈虧  
協氣晦望

蛤

說曰曰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蠃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鷺所化也魁蛤  
一名復老服翼所化 本草經曰文蛤表有文又曰馬刀一曰名蛤 禮  
記曰季冬雀入水為蛤 漢武內傳曰 西王母曰仙藥次有白水靈蛤  
南越志曰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 **論** 晉斐頤崇有論曰鳥無  
胃藏經以空中而生螢無胃而有 **啓** 陳徐陵謝賚蛤啓曰比鴻雀入猶  
新纔變秋程已聞冬獻



蛤蜊

淮南子曰若士乃捲龜殼而食蛤蜊 論衡曰若士食蛤蜊之肉乃與民同食安能升天 抱朴子曰蛤蜊各煮炙凡人所能啖况君子與士乎 臨海土物記曰蛤蜊殼薄且小 啓 梁元帝謝賚車螯蛤蜊啓曰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鸞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陳徐陵謝東宮賚蛤蜊啓曰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

烏賊

本草經曰烏賊魚骨治寒熱驚氣 南越記曰烏賊魚有石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不斫而住腹中血及膳正黑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黑而知禮故俗云是海君白事小史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化為之 臨海異物志曰烏賊之骨其大如楯居者一枚作鮓滿器受五升 啓 陳徐陵謝勅賚烏賊啓曰變還庸臣伏增銘 悚

石劫

賦 梁江淹石劫賦曰石劫一名紫嚙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翼者夫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既鑪天而論形先避伏而不曜知理冥而難發何弱命之不禁永至於天代請去人之及陋克公子之嘉客儻委身於土盤從風雨其何惜

蟬 蟲豸部

爾雅曰蜩蜋蜩 五采蟬 蜩 俗呼為 蜩 蟬而 蝸馬蜩 蟬中最 蜩寒蜩 寒蜩也 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螭或謂之緬馬其小者謂之麥禮 小 而 又曰蚴蚴 上音初 下音決 齊謂之螭螭 奚音 楚謂之螭 螭自關以東謂之蚴 螭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寒蟬鳴 毛詩曰螭首蛾眉 螭 螭也 莊子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偻者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有道耶曰我有道五六月累二丸而不墜則失者銜銖 累二丸 於竿頭 是用平停審也故其承 又曰鵬之飛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鸞鳩笑 蜩所不過銜銖之間



之曰我決起而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奚以九萬里而爲 楚辭曰  
歲暮兮不自聊螻蛄鳴兮啾啾 華矯漢書曰蔡邕在陳留其隣人有以

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  
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

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  
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

風土記曰七月而蟻蛄鳴於朝寒蚤鳴於夕 搜神記曰淮南內史朱誕  
給使妻有鬼病夫疑爲姦密闚見婦在機中織望桑樹上所笑見樹上有

十四五小兒衣青布褶青縵頭乃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飛去 詩古  
詩曰庭前有奇樹上有悲鳴蟬 張正見寒樹晚蟬踈詩曰寒蟬噪楊柳

朔吹犯梧桐葉迴飛難住枝殘影共空聲踈飲露後唱絕斷絃中還因搖  
落處寂寞盡秋風 梁簡文帝聽早蟬詩曰草歇鷓鳴初蟬思花落後乍

飲三危露時陰五官柳莊書晒鵬翼衛賦宜臻首桂樹可淹留勿謂山中  
久 梁沈約聽蟬鳴應詔詩曰輕生宅園蘂復得接嘉樹豈敢擅洪枝輕

條遭所寓葉密形易揚風迴響難住 梁褚滢賦得蟬詩曰避雀芳枝裏  
飛空華殿曲天寒響屢嘶日暮聲逾促繁令欲如盡長韻還相續飲露非

表清輕身易知足 梁范雲詠早蟬詩曰生隨春水薄質與秋塵輕端綏  
挹宵夜飛音承露清 隋王由禮賦得高柳鳴蟬詩曰園柳吟涼久嘶蟬

應序驚露下綏恒濕風高翅轉輕 葉踈飛更迴秋深響自清何言枝裏翳  
遂入蔡琴聲 陳劉刪詠蟬詩曰聲流上林苑影入侍臣冠得飲玄天露

何辭高柳寒 隋江惲詠蟬詩曰白露涼風吹朱明落照移鳴條譟林柳  
流響遍臺池竹聲如易得尋忽却難知 賦 後漢蔡邕蟬賦曰白露凄其

夜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啞以沮敗體枯燥以冰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  
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後漢曹大家蟬賦曰伊玄蟲

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當三秋之盛暑陵高木之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  
焱厲而化往 魏陳王曹植蟬賦曰唯夫蟬之清素楚厥類于太陰在炎

陽之中夏始遊豫於芳林內含和而弗食與衆物而無求栖高枝而仰首  
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快閑居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患螳螂之



勁斧有翩翩之狡童運微黏而我纏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秋霜  
紛以霄下晨風冽其過庭氣憊怛而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嘶啞以沮敗  
狀枯槁以喪形 晉明帝蟬賦曰尋長枝以凌高靜無爲以自寧邈爲獨  
處弗累于情在運任時不慮不營 晉溫嶠蟬賦曰飢喻晨風渴飲朝露

晉陸士龍 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  
美獨未思之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綫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  
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  
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伊寒蟬之感運  
迓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粹之淑質吐啣噤之  
哀聲容麗蜩蟬聲美宮商飄如飛 秋之運驚風眇如輕雲之麗泰陽爾乃  
振修藥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翰挹朝華之墜露含烟煜以夕飡望北林以  
鸞飛集樛木而飛蟠若夫歲律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  
我行永久或哀之子無裳原思歎於蓬室孤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  
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鳴鳩節妙乎鷓鴣附枯枝以永處倚峻林之迥修

乃綴以玄冕增成首飾映華虫於朱衣表馨香乎明德 晉傅咸粘蟬賦

曰櫻桃爲樹則多陰爲巢則先熟有蟬鳴焉聊命黏取退惟當蟬之得意  
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有嘉果

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  
鳴蜩於織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黏住之莫

知匪爾命之遵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孰寵請茲覽以自規 又鳴  
蜩賦曰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

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頽曷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  
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福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謹

之是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 晉孫楚蟬賦曰惟大化之廣御  
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纏形如枯槁終日

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宋顏延之寒蟬賦曰始蕭瑟以攢吟終嬋媛  
而孤引越客發度障之歌代馬懷首燕之信不假裝於范冠豈鏤體於人

爵折清飈而不淪團高木以飄落 隋盧思道聽鳴蟬詩曰此聽悲無



極羣嘶玉樹裏迴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  
秋日高鳴蟬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更合離  
慙聽別人心即斷才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迢忽空庭正蕪設一夕復一  
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干天不可越紅塵早弊陸生衣明  
鏡空悲潘掾髮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鍾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  
瞻甲觀拒龍樓說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  
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  
憶闌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宴林野終成獨  
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遊馬贊晉郭璞蟬贊曰蟲之精絜可貴惟蟬潛  
蛻棄歲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梁昭明太子蟬贊曰茲蟲清絜  
惟露是餐寂寞秋序咽嘶夏闌定伊不美曜彼華冠

蠅

爾雅曰蠅醜扇好搖也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韓  
子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呂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水

致蠅

焦贛易林曰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漢書曰

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公卿已下朝會坐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之矢積階西東可五六石以問龍遂曰陛下在側

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揚子法言曰或問蒼蠅

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侶朱而非朱謝承後漢書曰郭諒師事杜喬李固之誅詰闕上

書乞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扇護蠅蟲又揚章為杜喬所辟為平原

令棄官還聞固喬曝尸星行赴雒著弊衣赤幘守其屍驅護蠅蟲天子嘉

其忠義聽殯斂之魏略曰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

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

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

知己者足以不恨益部耆舊傳曰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

哭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

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異苑曰晉明帝

常欲肆青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有



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必徧賦晉傳咸青蠅賦曰幸從容以閑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爲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厚之鮮絜虫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孰閨寓之得情漢張敞書曰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髮乃騰千里之路論後漢班固難庄論曰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蚊

爾雅曰蚊鷓母俗說此鳥常吐蚊故名蚊母六戴禮曰聖人有國蠱蟲不食天駒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極小平對曰有蟲巢於蚊睫再乳而飛蠱不爲驚名曰焦螟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虫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卑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子羽方晝拭眚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

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倏以神視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形涉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以有聲涉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喻其大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穰穰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爲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蠱舍人辭窮當復脫揮莊子曰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中何以語汝肩吾曰以已出仁義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又曰由天之道觀惠施之能其一蚊之勞者耶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蠅嗜膚則通宵不寐矣鶡冠子曰夫蚊蠅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孫卿子曰空中有人名曰鮫蚊蠅之聲聞則挫其精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蚊蠅適足以翽神異經曰方蚊翼下有小飛虫焉生九卵復成九子飛而俱去蚊遂不知續搜神記曰吳舍人名猛小兒時在父



毋膝下夏日多蚊蟲而終不搖扇有同宿人覺問其故荅云懼蚊蟲去嗜我父母耳 蕭廣濟孝子傳曰展勤少失父與母居傭作供養天多蚊臥毋床下以身當之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與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同類能相知心然則後慕服蝗虫蚊蟲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乎使賢者處於深野之中蚊蟲不入其舍乎 晉傳選蚊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蚊 嘯味銳於秋毫利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博物翼而能飛肇孟夏以明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廼食膚體以療飢妨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

### 蜉蝣

爾雅曰蜉蝣渠略俗天牛而小有角 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 又曰蠖虫也 一名蜉蝣蓋朝生暮死 廣志曰蜉蝣可燒啖美於蝶蜉蝣在水中翕然

生覆水上尋死隨流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蜉蝣有殷殷衆也 毛詩曰蜉蝣堀閱麻衣如雪 詩疏義曰樊光云是糞中虫陰雨而爲之朝生夕死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離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也 賦 晉傅咸蜉蝣賦曰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羗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 蛺蝶

列子曰鳥足之葉爲胡蝶 莊子曰昔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胡蝶之爲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詩 古詩曰胡蝶胡高飛暮宿桑樹間 梁簡文帝詠蛺蝶詩曰空園暮烟起逍遙獨未歸翠鬣藏高柳紅蓮拂水衣復此從風蝶雙雙花上飛寄語相知者同心終莫違 梁徐防賦得蝶依草詩曰秋園花落盡芳菊數來歸那知不夢作眠覺也恒飛

### 螢火



爾雅曰螢火即炤 廣雅曰景天螢火鱗也 呂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  
照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景天一名攄火一名挾火 禮記曰季夏之  
月腐草爲螢飛蟲螢火也 毛詩曰町疇鹿場熠燿宵行 續晉陽秋曰  
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  
日焉 **詩** 梁簡文帝詠螢詩曰本將秋草并今與夕風輕騰空類星隕拂  
澗若花生井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 梁元帝詠螢火詩曰著人疑不熱  
集草訝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然 陳楊縉賦得照映秋螢詩曰秋  
窓餘照盡人暗早螢來忽聚還同色恒燃詎落灰飛影黃金散依帷縹帙  
開含明自不息夜月空徘徊 **賦** 晉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顧見螢火  
熱以自照而爲之賦潛空館之寂寂意遙遙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憂悄  
悄以傷情感詩人之攸懷覽熠燿於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欲增暉乎太  
清雖無補於日月期自竭於陋形不進競於天光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  
於賢臣於疏外而盡誠假以光而爾賦庶有表乎忠貞 晉潘安仁螢火  
賦曰嘉熠燿之精將與衆類乎超殊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太  
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頻若飛焱之宵逝慧如星移之雲流動集灑揚  
灼如隋珠熠燿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頰頰若貪流之在沙軟湛露於  
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於萬物豈顧恤於網羅 **贊** 晉郭璞螢火贊  
曰熠燿宵行蟲之微公出自腐草烟若散漂物之相咆孰知其陶

蝙蝠

爾雅曰蝙蝠服翼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翼或謂之飛翼或謂之  
仙鼠 吳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間立夏後陰乾治目冥令人夜視  
有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瑤光則伏翼兩頭並翔廣江淮山瀆之祠則  
瑤光明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契曰道德遺遠蝙蝠伏匿故夜食 玄中  
記曰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吳婁縣  
記曰太湖東邊別小山名山洞庭有三穴中有大蝙蝠如鳥拂救人火  
臨海記曰黃石山泄水東南五峴路口有鍾乳穴中伏翼大如鵝鴨 **賦**  
魏陳王曹植蝙蝠賦曰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  
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巢不哺



齧空不乳子不容毛羣片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馮木

叩頭蟲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吐血皆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為叩頭蟲賦晉傅咸叩頭蟲賦曰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讐無咎生於惕厲悔恡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仇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踣躅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蛾

爾雅曰蛾羅蚕蛾也說文曰蛾蚕化飛蟲也廣志曰有蚕蛾有天蛾凡草木中以蛹化為蛾甚衆淮南子曰食桑有絲曰蛾蠶屬漢書曰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古今注曰蛾飛廣五六丈洞林曰東中郎

參軍周稚琰封蚕蛾令吾射之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賦晉支曇諦赴火蛾賦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貧身如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栖類聚羣分塵合電分因溫風以舒散乘遊氣以徘徊於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茫燭曜庭宇燈朗幽房紛紛羣飛翩翩來翔赴飛焰而體焦投煎膏而身亡

蜂

爾雅曰蜂醜蠹其土蜂也土蜂在地中木蜂在樹上廣雅曰范蜂也禮記曰邠人有其兄死而不為縗者閭子臯將為邠宰遂為縗邠人曰蚕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子臯為之縗春秋潭潛巴曰朝有大蜂武士中蜂赤強黑不梁蜂有刺毒以打難武韓詩外傳曰以稷蜂不螫而社鼠不燠非以稷蜂社鼠之神也其所託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自輔楚辭曰玄蜂若壺博物志曰人家養蜂以木為器開小孔以蜜塗器捕取三兩蜂內器中宿昔蜂飛出將伴來作蜜多少隨歲豐儉葛仙



翁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請先作一奇戲食未竟仙公曰諸君得無色色欲見乎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自不螫人耳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食之 抱朴子曰雞有搏埶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 **詩** 梁簡文帝詠蜂詩曰逐風從汎漾照日乍依微知君不留眄銜花空自飛 **賦** 晉郭璞蜜蜂賦曰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虫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薈遠翱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颺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頽景翳耀靈響迅風雷爾乃眩援之雀下林天非青松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纏無陳不省吮瓊液於懸峰吸椒津平晨景於是迴鶯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壘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爲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營翠微而結落微號明於羽族閣衛固平管籥誅戮峻於鉄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蟋蟀

爾雅曰蟋蟀蜚也 方言曰楚謂蜻蛉爲蟋蟀或謂之蜚南楚謂之玉孫即趣織也 禮記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斯蝨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蛉 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 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趣織鳴嬾婦驚京房占曰七月建申律爲夷則蟋蟀鳴 **賦** 晉盧諶蟋蟀賦曰何茲虫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么蚴體含容之微陋嚶嚶咧咧翻翻候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幹遷

尺蠖

爾雅曰蠖尺蠖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晏子曰弦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賦** 宋鮑照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詘非令薄當靜泉停遇躁風驚起軒輻以曠跨伏累氣而併形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 **贊** 晉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申論配



龍蛇見歎聖人

蟻

爾雅曰塋打螳

赤駮

蚘 其子蚘

蚘 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蟻

蚘

蚘 在崑崙墟

禮記曰暇修蚘醢

大戴禮曰十二月亥駒賁玄駒者蟻

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枹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

又周髀家云天圓如

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右轉故日月實

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

遲故不得隨磨左迴焉

齊諧記曰當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

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

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踏殺之昭意甚憐此蟻中夜

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不慎墮江慙君濟活僕是蟲王君若有

急難之日當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遂得免 管子

曰栢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

冬居山之陽

蟻壤守而有水乃掘遂能

水小 焦貢易林曰辰之寒蟻封穴戶大雨相集 又曰蚘蟬戴留不

上山却推蹶頓乃傷其顏 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

蟻因墜以木枝其中則蟻緣而生漆堅疑如螳螂子蟬蛸折漆以染堅疑

絮其色正赤所謂赤絮則此膠也 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

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博物志蟻知將雨 符子曰東海有螯焉冠蓬

萊而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沒而下潛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

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螯之行月餘未出羣作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

岳其高驟天或游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壤封

之巔歸服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己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

觀之乎 異苑曰栢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

其裝馬從岳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障拍麾更相撞刺馬

既快人亦便能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害輒來聚力所處還入穴

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

在窟中謙後誅滅 賦 晉郭璞蚘蟬賦曰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

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鶩不動埃



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懼龍劍揮而不恐乃吞舟而  
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真流頰  
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濟國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垵  
感萌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慙

### 蜘蛛

爾雅曰蜘蛛蛛蝥北燕謂之毒蝥齊人呼杜公江東呼蝦蝥又曰蠪蛸長崎又曰土蜘蛛在土

者網草蜘蛛絡羃毛詩曰蠪蛸在戶長廣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蛛

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草有在罌下有以絲於籬壁間綠壁捕蠅者長

脚在壁屋為絡者則爾雅曰長崎毛詩之蠪蛸也異苑曰陳都殷家

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心患昏錯其母深察焉

後夕見大蜘蛛緣床就琅便宴爾怡悅毋取而殺之琅性理遂懈焦貢

易林曰未濟之蠱蜘蛛作網以同行旅青蠅求膏腴觸我羅城為網所得

死於網國又曰井之遯蜘蛛南北巡行網罟符子曰公子重耳奔齊

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而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

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其巨咎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

網曳其繩執豸以食之况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

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

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賦晉成公綏蜘蛛賦曰獨星懸於浮處遂

設網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馮廣厦右依高廊吐絲屬絡布網引

綱鐵羅絡莫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蠅昏歸營營羣衆薨薨亂飛挂

翼繞足鞞絲置圍衝突必獲犯者無遺

爾雅曰莫稱螳螂蚌有斧不過螳螂也其子螟蛸一名博耀方言曰螳螂

謂之髦或謂之丁或謂之羊羊廣雅曰羊羊眈眈螳螂也禮記曰仲

夏之月螳螂生莊子曰螳螂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

者也又曰莊周游雕陵之樊樊蕃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周扣咸周文穎而集於栗林也咸觸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遊

曲也目大不覩人者褰裳擢步疾行執彈而留之睹一蟬而方得美蔭而忘

### 螳螂

爾雅曰莫稱螳螂蚌有斧不過螳螂也其子螟蛸一名博耀方言曰螳螂

謂之髦或謂之丁或謂之羊羊廣雅曰羊羊眈眈螳螂也禮記曰仲

夏之月螳螂生莊子曰螳螂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

者也又曰莊周游雕陵之樊樊蕃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周扣咸周文穎而集於栗林也咸觸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遊

曲也目大不覩人者褰裳擢步疾行執彈而留之睹一蟬而方得美蔭而忘



其身螳螂執臂且將捕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悚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狼焉而反走虞人逐之 韓詩外傳  
 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且轉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  
 蟲知進而量力其輕執敵公曰此為天下勇蟲矣死車避之勇士歸之  
 焉 禮記曰鄭注云螳螂螬蛄母也 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螂同類  
 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耽齊  
 濟以東謂之馬敷然多名其子則同云螬蛄是以注云螳螂螬蛄母也

**賦**

晉成公綏螳螂賦曰仰及茂陰俯緣條枝冠角峨峨足翅岐岐尋喬

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時延頸鵠望推翳徐翹舉斧高抗鳥伏  
 蛇騰鶴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臨螻蛄而逞壯距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  
 所尚力有翩翩黃雀舉翮高揮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覩茲螳螂將以療飢  
 厲嘴脅翼其往如歸 **贊** 晉郭璞螳螂贊曰螳螂飛蟲揮斧奮臂當轍不  
 迴可踐不避勇士致斃厲之以義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八

祥瑞部上 祥瑞 慶雲 甘露 木連理 木芝 龍 麟

祥瑞

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字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

四靈四靈以為畜則獸不狘 又曰聖王用民必順使無水旱昆蟲之災

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地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

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 山出銀甕丹甕之器及人象車也 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數

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寶也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

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

應德而至德及天即中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莢起德

至鳥獸即鳳皇麒麟鸞鳥舞麒麟瑞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下 山陵即景

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山出器車澤出神馬德至淵泉即黃龍見醴泉涌

河出龍圖雉出龜書石出人長海出名珠德至八方即祥風至鍾律調四

王



夷化越裳來孝道至即蓬蒲出庖厨不擇自屬於飲食清淨助供養也繼嗣平即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也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即真莢生於階間真莢者棧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賢不肖位不踰即平露生於庭平露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即生不得其人即死矣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考九尾得其所務繁息也於尾者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人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朱草者赤草也所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曰三苗為一穗意天下其和為一乎後果有越裳貢雉譯而來矣春秋演孔圖曰燹作去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說題曰麟得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生視逢一即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蜚鳥化為

鳥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

陵還洛陽宮是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差 又曰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澤羣臣之官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日郡國所上上遂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 人曰章帝元和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黃龍四龍黃鸝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鳥赤鳥白兔白鹿白鸚鵡甘露嘉瓜和極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水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記 論衡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事異朱草醴泉祥風甘露景星嘉禾蓬蒲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諶畔班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虛掃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溢於過實瑞應之物或無夫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微應恐多不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風祥靈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寒之甚也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河出錄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呂氏春秋曰九帝王將與天先見祥昔黃帝祭



天先見木氣勝土氣勝故其色上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  
天先見木氣勝土氣勝故其色上青其事則木成湯  
之時天先見金氣勝水氣勝故其色上白其事則金也  
文王時天先見火氣勝木氣勝故其色上赤其事則火  
色上赤其事則火 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也其時不失其序  
日只淑清而揚光 晉中興書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  
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為秣陵遷北山純其勢今建康即秣  
陵西北界所遷即建康南淮中也按始皇東遊之歲至孫權僭號四百三  
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  
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矣且秦政東遊至今五百二  
十六年所謂五百年後當有王者也 魏劉劭嘉瑞賦曰乾坤交泰嘉  
瑞降靈皓雉呈其祥所感其仁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耀其神精章  
光列之焯耀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於篇  
籍貽來業而垂名實明德之所墜宜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  
之不寧方將收麒麟於玄圃栖鳳皇於軒檻舞鸞鳥於中唐聆鸞鸞之  
鳴弄蕙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於億齡超三五  
而無儔與泰初乎齊聲 頌 魏何晏瑞頌曰若稽古帝魏武哲欽明文思  
肇啓皇基夫居高聽卑乾之紀也靡德不酬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衆瑞  
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於華澤鳳鳥鳴于  
高岡麒麟依于圃籍魁虎類于垺疆鹿之麋麋載素其色雉之朝雉亦白  
其服交交黃鳥信我中雷儵儵嘉苗吐穎田疇 表 周王褒上祥瑞表曰  
明王孝治岳瀆所以效靈至人澤及風雲以之懸感是以若霧非霧天道  
叶至德之符似煙非煙觸石表嘉祥之氣玄黃蕭索之輝丹紫輪囷之狀  
豈止唐帝沉璧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慶雲

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非氣非煙五色氛氲謂之  
慶雲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洛書曰蒼帝起青雲扶日



赤帝起黃雲扶日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成王觀於河東雲至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爲人黑色大耳其政和平時則景雲至 春秋合成圖曰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坐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丈形象太常常爲黃雲覆蓋之茂食不飢年二十寄伊長冢無夫出觀三河奄然陰雨風赤龍與慶都合有娠而生堯也 尚書大傳曰俊於時人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卿雲帝乃倡之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鄒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嘉氣也 漢書曰高祖遊芒碭山上常有雲氣 又曰武帝封泰山夜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又曰宣帝祠甘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 漢武故事曰上幸梁父祠地上親拜用樂焉其日上有白雲又有呼萬歲者禪肅然白雲爲蓋 魏志曰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 春秋演孔圖曰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命之候玄龍銜雲於陽白雲入房 春秋運斗曰天樞得則景雲出 又曰天子孝則景雲出游 車頰秦書曰符堅立有黃雲五色迴遶臺觀時以爲景雲 續宋孝武帝景陽樓慶雲贊曰非煙非雲曳紫流光懸華曜灑奄鬱影臺粵予休明震乎珍祥積慶有文靈貺無疆

### 甘露

廣雅曰淅淅瀼瀼湛湛泥泥露兒也 山海經曰軒丘鳳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 禮記曰聖王所以順而弗悖也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鵠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下 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又曰伊尹說湯白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其色若紫論衡曰儒者論甘露言其味甘必然也若甘雨霽而陰翳者謂之甘雨謂水味之甘也 三輔故事曰漢武以銅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十圍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也 漢武故事曰承甘露盤仙人掌擎玉杯爲取雲表之露 東觀漢記曰明帝夜夢見先帝太后覺悲不能寐明旦上陵樹葉有甘露上令百官採之 謝丞後漢書曰吳郡陸閎爲潁川太守致鳳皇甘露之瑞 又曰吳郡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泉陵



桃陽五縣流被山林膏潤草木 又曰山陽百里嵩為濟南相甘露降於郡安帝嘉之徵祥拜大鴻臚 又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甘露再降廳事

前樹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但日飲天酒天酒甘露也 漢書曰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赦以甘露連降改年為甘露 白虎

通曰甘露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 五經通義曰和氣津凝為露露從地生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二十年甘露下日南朱梧積四十五日 魏略

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甘露二十七降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至天氣感而甘露降郡縣甘露七十降譙降肝胎方七十五畝 抱朴子曰何

以知天上不有甘露之淵須太平而灑之地中不有醴泉之源待有道而

涌之耶 孫氏瑞應圖曰甘露者神露之精也其味甘王者和氣茂則甘

露降於草木 一本曰食之令人壽 一本曰耆老得敬則松栢受甘露

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甘露 詩 北齊邢子才應詔甘露詩曰膏

露且漸洽凝液納於旗草木盡霑被玉散復珠霏誰謂穹昊遠道合若應

機 北齊邢子才甘露頌曰歷選列辟逃聽前聞三才易統五運相君

皇極攸序庶類以分乃忠乃敬或質或文 其赫矣景命蒸哉上聖大德大

名至道無競川停岳路雲臨水鏡望日齊明瞻天比映其功深微禹業隆

作周英華內積文教外修廣輪四海堤封十洲紫川北注赤水南流 其宸

居兩楹恭已萬國聖敬日漸王猷允塞禮有大成樂無慙德用天之道順

帝之則 其政平民豫歲稔時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風輪躡漢毛舟沉河

王龜出沼鳴鳳在阿 其琪休徵屢動感極迴天流甘委素玉潤冰鮮蜜房下

結珠琲上懸布獲林野灑散旌旃 其日月已明宇宙已廓鼓缶成詠挹水

為樂以為玄黃猶參沃若取慰天壤用忘溝壑 其魏陳王曹植露盤頌曰

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

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仍降使王為頌銘 詔 魏

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帝時甘露盤以來甘露仍降芳林園仁壽殿前

表 晉范汪在東陽郡表曰瑞日所統長山諸縣林中木葉上朝有凝露

其味如蜜夕乃溜地耆老咸謂甘露 議 蔡謨荅蘭臺議曰被符宣令賀

甘露至不朝者天雨不朝禮也今不朝則不應賀 啓 晉翟鏗啓庾翼述

淮



甘露曰甘露降學堂柳樹與幹吏共嘗味極甜宜表賀翼荅曰甘露自古佳祥而頃天下多故何以致此且其味尚薄未知瑞應否而近得一白兔尚羸小且養之并上

### 木連理

瑞應圖曰木連理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 一本曰不失小民心則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木連理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時則松柏為常生 京房易傳曰木同本異枝其君有慶鄰邑來附者吉木生於君屋上及朝廷其君聖子木王而有實其國有慶木生於城脅一圍以上長數丈此謂城強其君大昌 東觀漢記曰安帝延和三年衛縣木連理又其年定陵縣木連理 袁山松漢書曰建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魏略曰文帝嗣立為魏王是歲天下奏醴泉涌木連理 于寶晉紀曰武帝自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木連理八生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同一則木連理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建元元年木連理四一生膏山一生武昌一生汝陰一

生汝陽泰興元年又生武昌 湛方生木連理頌曰相彼神奇遠見禱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惟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丕顯奕世休風載揚 表 晉范甯為豫章郡表曰永修公國相萬主解列到縣巡行邑治縣西北出二里有林中兩桐樹下根相去一丈上枝相去丈八連合成一

### 木芝

爾雅曰菌芝也 說文曰芝神草也 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 瑞應圖曰芝英者王者親延耆養老有道則生 離騷曰采三秀兮於山澗 芝三秀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 又曰善養老則芝茂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陵出黑芝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 又曰宣帝神雀元年金芝九莖產於涵德殿銅池中 淮南子曰巫山之上從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之仙上藥有大真紅



芝草 東觀漢記曰光和四年郡國上芝英 續漢書曰章帝建初五年  
零陵獻芝草 論衡曰建初三年零陵泉陵縣女子傳宅内生芝五本長  
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皆色蓋紫芝也太守沈豐遣門下掾奉獻皇  
帝悅懌賜錢衣詔會公卿國卜計吏皆以芝草告示天下 古今注意章帝  
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建初五年芝出潁川常以六月中生一葉五歲  
五重春青夏紫秋白冬黑色十月後黃氣出上尺五寸 仲長子曰哀帝  
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延年廡後東廡樹及永巷南園合歡樹議者以爲  
芝草 抱朴子曰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菌芝各有百許種如水精得而  
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千歲 又曰石桂英芝名生  
岩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木芝者松脂淪地千歲化爲茯苓萬歲其  
上有小木狀似蓮葉其名曰木威食之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焦帶  
之辟兵 又曰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  
不過徑尺以還 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  
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

宗改

於身辟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 又曰青雲芝生於名  
山之陰大青石間青蓋三重上有雲氣覆之味辛甘以陰乾食之令人壽  
千歲不老能乘雲通天見鬼神 又曰黃龍芝生於神山之中狀如黃龍  
味辛甘以四時採陰乾治日食一合壽萬年令人光澤 又曰金蘭芝生  
於名山之陰金石之間上有水蓋莖出入秋旬求之飲其中水壽千歲耳  
目聰明 又曰龍仙芝狀似升龍之類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株則  
壽千歲 又曰紫朱芝其莖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相  
連而垂如貫珠也 又曰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三實 又曰行山中見  
小人乘馬車長七八寸者肉芝生取服即仙 又曰蒼山峯石之中赤雲  
芝下狀如人堅堅如連鼓其色如澤以夏採之陰乾食之令人乘雲能上  
天觀見八極通見神明延壽萬年 又曰月芝生於名山之陰崑崙之山  
大谷源泉金石之中 又曰山芝者韓終所食也與天地相極延年壽通  
神明矣 又曰火芝常以夏採之葉上赤下莖青赤松子服之常在西王  
母前隨風上下往來東西 又曰人芝生名山之陰青蓋白莖乾治食日



半合則使人壽入水可久也。又曰月精芝秋生山陽石上莖青上赤味辛苦盛以銅物十月食之壽萬歲。又曰黑芝生於山之陰大谷中白蓋赤莖味甘秋採之陰乾日食令人身輕齒堅與天地無極。又曰火芝生於名山之陽其色黃澤大如車蓋。又曰金芝生於金石之中青蓋莖味甘辛以秋取陰乾治食令人身有光壽萬歲。又曰萬年芝令人不老延年九千。又曰夜光芝出於名山之陰大谷源泉中金石間上有浮雲翳其上有五色有目如兩目。又曰白雲芝生於名山之陰白石上有白雲覆之白蓋二重味辛甘小苦以秋採之陰乾治食令人身輕齒堅。又曰金芝生於山無蓋青莖陰乾治食日一合不中風雷令人色光澤也。又曰雲母芝生於名山之陰青蓋赤莖味甘以季秋竹刀採之陰乾治食使人身光壽千萬歲醮以牛脯。又曰華芝生於名山之陽及出中央山大谷源泉水中赤蓋白莖上有兩葉三實。又曰鬼芝青蓋長莖陰乾屑之日食五合所見神明令人長生。詩梁庾肩吾芝草詩曰踟躕玩芝草淹留攀桂叢桂叢方偃蹇芝葉正玲瓏如龍復如馬成闕復成宮黃金九華發

紫莖六英通隱士蒼山北神仙海穴東隨丹聊變水獨搖不須風。贊類繆襲神芝贊曰青龍元年神芝產于長平之習陽其色丹紫其質光耀其長尺有八寸五分其本圍三寸有三分上別爲三幹分爲九枝散爲二十六莖圍則一寸九分葉徑二寸七分其幹洪纖連屬有似珊瑚之形其吐柯載葉祥明蠲絜考圖案謀蓋美乎所同於前代者矣。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採食之則延年不終與真人同又神農氏論芝云山川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爲聖王休祥焉自漢孝武顯宗世號隆盛而元封永平所紀神芝方斯茂如也且其枝幹條莖本末相承乃協于天官之數非神明其孰爲此哉推其類象則萱葵之植階庭蕙蒲之生庖屢祝四靈矣乃詔御府匱而藏之且畫其形遂以名園爲之贊曰帝德允臻廚不難致煌煌神芝吐葩揚榮曩披其圖今握其形永章遐紀載之頌聲

龍

瑞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



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遊於池沼 又曰舜東  
巡狩黃龍負圖置舜前 又曰不衆行不羣處必待風雨而遊乎青氣之  
中遊乎天外之野出入應命以時上下有聖則見無聖則處 龍魚河圖  
曰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從河中出付黃帝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  
又曰黃龍從洛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令左右寫文竟龍去 河圖曰舜  
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以黃玉爲柙玉檢金繩  
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尚書中候曰舜沉璧於河榮光休至黃龍負  
卷舒圖出入壇畔 又曰河龍圖出雒龜書威龜負書而赤文像字以授軒  
轅 詩含神霧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  
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水泉則黃龍見者君之象也 又曰左契曰天子  
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  
人五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俛  
而去 史記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貫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  
又曰黃帝土德黃龍見夏木青龍生於郊 漢書曰文帝十五年春黃龍

見成紀上乃詔議郊祀 又曰宣帝甘露九年黃龍見新豐因改年應之  
周公沉璧青龍銜出玄甲圓 東觀漢記曰黃龍見於河馮異勸上即位  
上曰我昨夜夢見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等賀曰此天命發於神明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黃龍四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黃龍見歷城又見  
諸縣 古今注曰高祖五年黃龍見華陽池十餘日九年又見長安五鳳  
四年黃龍出廣漢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二年龍見上郡騰躍五色升天  
丞相以下上壽章帝建初三年黃龍見汝南項氏田廬中長五丈餘高二  
丈光耀盧舍及樹皆黃 哀帝永元十年黃龍見潁川定陵民家井中色  
黃目如鏡又見巴郡宕渠草木色皆黃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黃  
龍十三見明帝鑄銅黃龍高四尺置殿前 魏志曰漢嘉平五年黃龍見  
譙光祿大夫喬玄大史令單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復見  
內黃殷登嘿記之四十五年登尚在黃龍此時見譙登曰單颺之言其驗  
茲乎 又曰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  
觀龍於是改摩陂爲龍陂 吳志曰黃龍元年樊口武昌並言黃龍見孫



權即位改年為黃龍孫休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果立為帝而無後 又孫權潘夫人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漢晉春秋曰青龍三年七月曹叡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晉中興書曰孝武太后李氏以微賤入為會稽王宮人夢兩龍抗膝入懷太祖異而召之生烈宗 沈約宋書曰太史奏西方有天子氣時太祖為宜都王鎮荊州後入纂大位在道有黑龍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賦** 魏劉劭龍瑞賦曰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光色燭耀侍衛左右咸與覩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于邦國卓犖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惟殷眺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巡幸于許昌憲宸極之天居建正殿以當陽有蜿之龍來游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煥若羅星蔚若翠雲光舄奕以外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之

隆威又降見以揚聲惟珍獸之玄真實殊異於四靈信應龍之道揚將天飛於泰清 **表** 魏陳王曹植表曰臣聞鳳皇復見鄴南黃龍雙出於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祥栖鳳於林園龍於池為百姓旦夕之觀也

麟

孫氏瑞應圖曰一角獸者六合同歸則至 一本曰天下太平則至 春

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其所則麒麟生和平台萬民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

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剝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一本曰德及幽隱

不肯斥退賢者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培非時

張獵則至 一本曰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 孝經援神契曰德

至鳥獸則麒麟臻 尚書中候曰帝軒提像配永修機 永長修從也黃帝觀攝提配而行之

以長從升機故也 麒麟在園鸞鳳來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

在郊 鵠冠子曰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孫卿

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麟在郊野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麒

麟至張網焚林則麒麟去 說苑曰帝王之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



為畜治平則至矣麒麟糜身牛尾園頭一角含信懷義音中律呂步中規  
矩擇土而踐彬彬然動則有容儀漢書曰終軍從上幸擁獲白麟一角  
五蹄又得奇木支旁出輒復合上異之毛詩義疏曰麟麇身馬足牛尾  
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王者至仁則出東觀漢記曰章帝  
時麟五十一見又安帝三年潁川上言麟見蔡邕月令章句曰凡麟生  
於火遊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情性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見王  
隱晉書曰咸寧五年白麒麟見平原又曰泰始元年白麟見羣獸皆從  
改年曰麟嘉涼州記曰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改年麟嘉  
**頌**吳薛綜麟頌曰懿哉麒麟惟獸之伯世平覲景否則戢足德以衛身  
不布牙角委體大吳以昭遐福天祚聖帝永享萬國**贊**晉郭璞麟贊曰  
麟惟靈獸與麇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托孰為來哉宣尼揮涕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九

祥瑞部下

- 鳳皇 鸞 比翼 鳥 雀 鸞 鳩 雉 馬
- 白鹿 狐 兔 騶虞 白狼 比肩獸 龜
- 魚 鼎

鳳皇

瑞應圖曰鳳皇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皇王者不剝胎剖卵則至山海  
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  
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孝經援神契  
曰德至鳥獸鳳皇翔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皇集於苑  
林尚書中候曰堯即政七十載鳳皇止庭巢阿閣謹樹又曰帝舜云  
朕惟不乂百獸鳳晨百獸率舞鳳皇司晨鳴也尚書考靈耀曰通天文者明審地理者  
昌明者天之時也昌者地之財也明王之治鳳皇下之春秋感精符曰  
王者上感皇天則鸞鳳至春秋合成圖曰黃帝遊玄扈雒水上與大司  
馬容光等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玄扈石室春秋元命苞曰火萬



為鳳皇銜書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鳳皇翔 樂動聲儀曰鎮聲不逆行則鳳皇至 樂汁圖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冠類雞頭鸞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五采不啄生蟲楚辭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迴見盛德而後下孫卿子曰詩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簫有皇有鳳樂帝之心此聖不蔽福也 又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韓子曰昔者黃帝合鬼於西大山鳳皇覆上作為瀆角 淮南子曰昔者二皇鳳至於庭二皇伏犧神農三代鳳至於門三代堯舜禹也周室鳳至於澤德彌澆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施聖恩承大明一道修德唯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皇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鸞領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黃帝曰於戲允哉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齊于殿中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

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漢書曰昭帝元始三年鳳皇集東海遣使祠其處 又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春鳳皇集投羽於所集處得玉寶乃下詔赦天下 又曰鳳皇集上林乃立鳳皇殿以答嘉瑞 又曰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鳳 又曰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十四年鳳皇集北海地節二年鳳皇集魯群鳥從之詔曰威鳳為寶神爵四年鳳皇十一集杜陵 又曰祠帝后土鸞鳳翔翔又集長樂宮東園樹上飛下至地文輦五色吏民並觀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先是鳳皇集濟陽故宮皆盡曰鳳皇聖瑞始於此 又曰建武十七年鳳皇出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潁川群鳥從之益地數頃章帝時鳳皇百二十九見安帝延光三年鳳皇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 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威靈 吳曆曰太元元年有鳥集苑中似鴈高足長尾毛羽五色咸以為鳳皇改元為鳳皇元年 異苑曰東莞劉穆之字道民素居京口晉隆安中鳳皇集其庭相人晝數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賦 晉顧凱之鳳賦



曰望太清以抗思誕儀鳳之逸群稟鶉火之靈曜資和氣之煙煴允雞喙而鷲領頸蛇蜿而龍文勵歸昌於漢陽發明乎聖君荷義躡正雞峙鴻前比翼交揮五光備宣與八風而降時雨音中鍾律步則規矩朱冠赫以雙翹靈質翹其高舉歷黃冠於招搖陵帝居之懸圃頌吳薛綜鳳頌曰猗歟石磬金聲玉振先王搏拊以正五音百獸翔感儀鳳舞麟在昔堯舜斯磬乃臻宗廟致敬乃肯來顧贊揚聖德上下受祚贊晉郭璞鳳鳥贊曰鳳皇靈鳥實冠羽群八象其體五德其文附翼來儀應我聖君

鸞

說文曰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周成王時氏羌獻焉 山海經曰女床之山有鳥其狀如翟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孫氏瑞應圖曰鸞鳥鳳皇之佐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嘉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祠有禮親疎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鍾律調則至至則鳴舞以和之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鸞鳥集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鸞鳥舞

詩含神霧曰德化亢塞照潤八冥則鸞臻也

尚書中候曰黃帝鸞鳥來

儀 又曰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

海外經曰軒轅之國清

沃之野鸞鳥自歌

漢書曰宣帝禮后土鸞鳳翱翔又集長樂宮東園樹

園 抱朴子曰崑崙圖曰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至則國安

寧 東觀漢記曰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廳阜使掾汝豐為張雅樂

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縣庭留十餘日乃去扶貝晉郭璞鸞鳥

贊曰鸞翔女床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比翼

山海經曰有鳥其狀如鳧一翼一目得乃飛名曰鸞色青見則大水 爾

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曰鸞瑞應圖曰翼鳥者王者

德及高遠則至一本曰王者有孝德則至扶貝晉郭璞比翼鳥贊曰鳥有

鸞鸞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

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鳥下 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波東海輪



之蒼鳥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輸以蒼鳥 尚書緯曰火者陽也鳥者有孝名武王卒成大業故鳥瑞臻 尚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於王屋為赤鳥 又曰有火自上覆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 春秋運斗樞曰維星得則日月光鳥三足禮儀修物類合孫氏瑞應圖曰三足鳥王者慈孝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又曰文王時見蒼鳥者王者孝悌則至 一本曰賢君帝主修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又曰白鳥者宗廟肅敬則至 又曰赤鳥武王時銜穀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 一本曰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 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代殷河出錄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古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鳥集孝文廟殿下黑鳥從之章帝元和二年三足鳥集沛國三年代郡高柳鳥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和帝元興元年白鳥一見廬江尾皆赤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鳥若龍戲 已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太上皇 吳曆曰吳王為神王表五廟蒼龍門外 時有鳥巢朱雀門上 又

曰有兩足鳥銜一鵲置神座前或得神書說改號之意乃改赤鳥為太元 吳志曰赤鳥元年八月武昌麒麟見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鳥 又曰孫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 晉諸公贊曰世祖時西域獻三足鳥遂累有赤鳥來集此昌陵縣按昌字重日鳥者日中之鳥有記體陽精應期曜質以顯至德者也

雀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奉已約儉臺榭不侈尊事耆老則白雀見 尚書中候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前 事具帝王部 又曰維天降紀泰伯出狩至于咸陽天震大雷有火下化為白雀銜錄集于公車 禮稽命徵曰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 黃雀土精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亦雀集書上化為黃玉剋曰孔提命作應法為制雀集 將受命制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立日旁帝占曰黃者玉精赤者火熒雀者賞萌余當立 漢書曰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 大如鸚雀黃喉白領黑背腹班文 令春五色鳥以萬數飛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



摘巢探卵彈射飛鳥為令。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色翔集京師奉觴上壽上令賈逵作神雀頌。謝承後漢書曰琅邪董种為不其令赤雀乳廳前桑上民為作歌頌。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作應天時則銜書來。一本曰孔子坐玄扈洛水之上銜丹書隨至。遁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赤雀主銜書陽精也白雀主銜錢秦陰精也不來則國王無後也。古今注曰孝哀帝初元年泰時殿中有雀五色頭有冠長寸餘大似雀始到時鳥環其旁。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曹公欲以為議郎不就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異之。魏略曰文帝欲受禪白雀十九見。吳志曰華覈上孫皓表曰明珠既覲白雀繼見。吳錄曰景帝永安六年赤雀見於豫章。豫章舊志曰太守孔竺臨郡三月白雀出南昌太守夏侯嵩臨郡六年白雀見女羅。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太安三年白雀巢陽川令蓋敏室。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鷦鷯雀集其背駘之去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曰此晉王即祚之漸也。燕書曰愍帝時有異雀素脰綠首集于端門東樹栖翔二旬而去夏四月以異雀

故大赦名東園白雀

鷺

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帝令鷺往夜鳴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遺比音。田佚子曰少昊之時赤燕一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漢書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對曰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翔翔殿上此陛下永與天無極天下幸甚。王威別傳曰時有白燕來翔被令為賦。宋元嘉起居注曰元年七月有白燕集於齊郡遊翔庭宇經九月乃去衆燕翼隨僅有數千。

鳩

瑞應圖曰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一本曰成王時來。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三年濟南鳩生白子。吳錄曰赤鳥十二年八月白鳩見章安。

雉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喻  
宴食衣服有節則至 又曰德至鳥獸故雉白首故白雉應尚書曰高宗  
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乃訓于王  
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也春秋感精符曰王者  
旁流四表則白雉見 又曰魯昭公時雉銜環入雉之為言弟也喻昭公  
漢書平帝元始元年春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雉十九見 魏志文紀曰延康元年四月  
饒安縣言白雉見

馬

瑞應圖曰玉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 一本曰玉澤馬者師曠時來  
又曰王者順時而制事因時而治道則來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  
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 又曰乘黃王者輿  
服有度則出騾裏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則至也 又曰飛兔  
者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則至馱蹄者后上

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又曰龍馬者  
仁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脰上有翼旁垂毛鳴聲九音有明王  
則見 一本曰王者不誅馬則龍馬乘黃澤馬朱鬣並集 禮斗威儀曰  
君乘火而王者其政訟平則南海輸以駿馬 尚書中候曰堯時龍馬銜  
甲赤文綠色臨壇上甲似龜廣袤九尺圓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  
政之度帝王錄紀之數事具帝周書曰犬戎之馬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  
曰古黃之乘成王時來獻也 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服阜 又曰黃  
帝時飛黃服阜也 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出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

白鹿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鹿見 瑞應圖曰天鹿者純善之獸也道  
術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 命歷序曰皇神駕六飛鹿值三百歲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北海輸白鹿 東觀漢書曰章帝元  
和二年白鹿見 又安帝延光三年潁川上言白鹿見 魏略曰文帝欲  
受禪郡國奏白鹿十九見 晉起居注曰太元十六年豫章太守范甯獻



白鹿一頭二十年荆州送白鹿晉朝白鹿數見諸郡

狐

瑞應圖曰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夷歸之 一本曰王者不  
傾於色則至 河圖曰白帝生先致白狐 周書曰成王時青丘獻狐九  
尾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訟平南海輸以文狐 尚書大傳曰  
文王拘姜里散宜生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獻紂紂大悅 翰長毛也六  
韜得青狐班  
國幽通賦注曰散宜生至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狐九尾 潜潭巴曰  
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 山海經曰武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  
狐蓬尾 蓬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狐九尾 呂氏春秋曰禹年三十  
未娶行塗山恐時暮 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  
禹禹曰白者吾服也 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  
龐成于家室我都攸 昌於是娶塗山女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九  
尾狐見 古今注曰章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 魏略曰文帝欲  
又禪郡國奏九尾狐見於譙陳

兔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 一本曰王者應事疾則見赤兔者  
王者德茂則見 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目赤如朱 東  
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白兔見 又曰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 石  
勒傳曰莊平民師權上黑兔令曰按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曰祥外檢  
典舊議者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為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為  
瑞後黃龍見於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革命以水受金夫兔陰獸玄水色  
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黑兔上應

騶虞

瑞應圖曰白虎者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 毛詩曰吁嗟  
乎騶虞 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 河圖括地象曰令警野中有玉虎晨  
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白虎見 春秋演義  
圖曰湯地七十內懷聖明白虎戲朝 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季秋下  
旬夢白虎遺吾馬豕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睹白虎上有雲感已生臯陶



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法罪次終始故立臯陶為大理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上言白虎二十七見 王隱晉書曰太康六年荊州送兩足虎時尚書郎索靖議稱半虎博令王鈗為文曰般般白虎觀豐荆楚孫吳不逞金皇赫怒 中興徵祥說曰天下太平則騶虞見騶虞者仁獸也狀如白虎而黑文其尾參倍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而騶虞應 又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興曠身如雲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背班而虎文爾雅所謂處虎者也 **頌** 後漢蔡邕五靈頌曰大梁乘精白虎用生思敷信立繞於垣坳 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容歎威揚德愷悌之風聖德極盛騶虞乃彰 **贊** 晉郭璞騶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白狼

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 一本曰王莽進退動准法度則見周宣王時白狼見犬戎滅 山海經曰蓋山獸多 曰狼 尚書中候曰湯

牽白狼握禹籙 田依子曰商湯為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 **贊** 晉郭璞白狼贊曰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銜靈鈎惟德是適出殷見周

比肩獸

瑞應圖曰比肩獸者王者德及幽隱鰥寡得所則至 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岨虛比為邛邛岨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岨虛負而走其名曰歷 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名歷鼠前而兔後 **贊** 晉郭璞比肩獸贊曰歷與岨虛乍兔乍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贊

龜

龍魚河圖曰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鳩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勅臣下為取告瑞應寫畢龜還 黃帝出軍決曰帝伐蚩尤乃睡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河出符信戰即剋矣黃帝寤思其符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兵應也戰必自勝力牧與黃帝俱到盛水之側立壇祭以大牢有玄龜銜符從水中出置



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首受符視之乃所夢得符也廣三寸表一尺於是黃帝備之以征即日禽蚩尤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雒玄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又沉璧于河黑龜出文題 又曰周公沉璧玄龜青純倉光刻背甲止于壇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得百獸率舞靈龜躍 管子曰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故為南方物為禍福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神龜出於靈池 晉起居注曰永嘉六年玉龜出灞水 孫氏瑞應圖曰龜者神異之介蟲也玄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歲遊於蓂莢之上三千歲尚在蓍叢之下明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專用者老不失故舊則出 一本曰德澤湛漬漁獵從則出 又曰禹卑宮室則出文王時亦出 表 吳謝承表曰伏觀靈龜出于會稽章安 臣聞靈龜告符五色 梁彰則金則玉背陰向陽 梁劉孝儀為始興王上 毛龜表曰臣聞嘉瑞五靈既著方策故名千載可得而傳是以玄蔡赤文 來表軒黃之政神龜青純用顯姬公之德出自江安寔荷謙夷之慶甲生 龜羽寧非銷誥之徵實皇家之巨瑞

庶民之休幸 啓 梁丘遲為范雲 謝示毛龜啓曰玄甲應於姬渚青影舞於夏室翽翽卷甘之陰浮遊蓮葉之上藏采千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為化故能寶瑞開圖 珍祥映諫間出蕃畿繼踵郊甸 隋江擻上毛龜啓曰臣聞聖王受命以 紹興日月精明之狀煙雲爛漫之采神鼎出於汾陰寶王開於張掖靈山奧澤卉木呈祉靜海澄波鱗介提福靡不顯符瑞以固鴻基肇徵祥以永世者也影合四靈光分五色懷星拖月負字銜圖

魚

爾雅曰東方有此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 帝王世紀曰黃帝出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能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始得圖書今河圖帝視萌之篇是也 尚書中候曰桓公欲封泰山管仲曰昔者聖王功成道格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麟不降不可封也 瑞應圖曰比目魚者王者明德則見 史記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 魚者介鱗之物兵象白者殷家 武王俯取以祭 漢書曰宣



帝元康四年神魚舞河 魏志曰文帝欲受禪赤魚游於露贊晉郭璞  
比目魚贊曰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協不能密離不為  
疏表 晉王肅賀瑞應表曰伏承祖廟文昭廟魚生于鼎臣聞易中孚彖  
曰信及豚魚言中和誠信之德下及豚魚則無所不及

鼎

易曰鼎元吉亨其彖曰鼎象也聖人以享上帝 孫氏瑞應圖曰神鼎者  
質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  
味昔黃帝作鼎象太一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為九鼎象九州王者興則  
出象則去 歸藏占曰鼎有黃耳利得鱸鯉 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  
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  
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一百六十年七百六十年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

之輕重未可問也 史詩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  
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又  
曰漢武帝時汾陰巫錦錦巫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培視得  
鼎以禮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  
射之因以祭之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謂之寶鼎 晉陽春秋曰威康八  
年穀成縣民留珪夜見門內有光取得玉鼎一圍四寸廬江太守以獻  
晉起居注曰咸和元年宣成春穀縣山岷獲古鼎可受三斛餘羣臣畢賀  
贊晉郭璞贊曰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化有赫赫三事鑿  
于覆簌啓梁劉孝綽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啓曰生木遊火之禽夾階紀  
朔之華白環銀瓮之迹素雉金舩之瑞自天有祚不為定於郊廓虛其所  
止非獨在於汾陰



藝文類聚卷第一百

災異部 旱 祈雨 蝗 螟 蠹 賊 蟻

旱

春秋考異郵曰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山海經曰泰華之上削成而四方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旱 又曰東荒北隅有山名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作龍應之乃得大雨 周官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 禮記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曝人之疾子母乃不可乎然則吾欲曝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愚婦人於已求之母乃已踈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毛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荐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俎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焚我心慍暑憂心如燠 韋曜毛詩問曰雲漢之詩旱



魃爲虐傳曰魃天旱鬼也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審旱氣  
生魃柰何荅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也天欲爲災何所  
不生而云有常神者耶 左傳曰鄭大旱使屠擊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  
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又曰衛大旱卜有  
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  
從之師興而雨 又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  
取食省用務稼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  
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饑而不害 春秋繁露曰水干土則大旱 家語  
曰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哀公問於孔子曰旱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  
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滌淫祭事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  
以救民之禮也 管子曰春不收枯骨於醬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  
晏子曰齊大旱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饑色吾使人卜之祟  
在高山廣澤寡人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皆莫有對者晏子進曰不  
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毛髮天久不雨髮將焦骨

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君欲射之  
道有行者駭之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昔先公時大旱  
三年卜之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欲所以求雨以爲民也當之言  
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爲於天而惠於民今君主以白鴈而欲殺人  
乎 韓子曰晉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  
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乎公曰寡人老矣所  
好者音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  
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  
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癰病 洪範五行傳曰魯桓公五年大  
雩旱也先是公弑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懟之氣外結大國娶於  
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天子使大夫來聘極上得天子意憑大國之心則  
有亢陽之意以御臣下興州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  
是而秋大旱 又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  
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勤衆勞民



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 物理論  
曰陽盈而過故致旱 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  
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  
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  
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  
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黃帝占書曰日中三足鳥見者大旱赤地師曠占曰歲欲旱旱草先生  
旱草者蒺藜也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  
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貉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  
災消也 京氏別對災異曰久旱何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  
不救即蝗虫害穀其救也有謫罰行寬大惠兆民芻功吏賜解寡廩不足  
孔叢子曰子豐拜高第御史建初元年歲大旱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  
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  
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殺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減御損膳而

大有年天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  
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 漢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  
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父累丁壯奈何後姑自經  
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誣服郡掾于公以為此婦女不殺也  
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郡中枯旱三年  
後太守至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  
公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稱制京師早至五月朔太后幸雒陽寺省庶  
獄舉寃囚杜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使興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  
疾舉頸若欲有言太后祭視覺之即呼還問狀遂信即時收令下獄抵罪  
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會稽典錄曰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為農  
夫香挺然特立明果獨斷年十五縣長葛君出臨虛星會客飲宴時郡遭  
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成王悔過偃禾復  
起自古先聖畏懼天異必思變復以濟民命今始懼天災縣界獨甚未聞  
明達崇殷周之德臨祭獨歡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宜當還寺長即罷會身損俸祿以贍饑民 汝南先賢傳曰袁安  
為楚相會楚王英事互相牽別拘繫者千餘人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  
死者百餘人天用災旱赤地千里安受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  
具錄其辭狀本非首謀為主所引應時理遣一旬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  
甘雨滂霈歲大豐稔 **詩** 晉李顥經涸路作詩曰言歸越東足遊將反上  
都後洹慎中路改轍修茲衢旦發石亭境夕宿桑首墟勁焱不興潤零雨  
莫能濡亢陽彌十旬涓滴未甦舒泉流成平陸結駟可迴車肇允相忘鱗  
翻為涸池魚咫尺步不能移白日掩桑榆 梁庾肩吾奉和武帝苦旱詩曰  
陽山蛇不蟄如澤鳥猶攢翫息流膏雨將似怨祁寒文衣夜不卧疏食晝  
忘餐繫誠同望祀惟馨等浴蘭江蘋享上帝荆壁奠高巒繁雲與岳立蒸  
穴動龍蟠涓渠還積水滌池更起瀾 **頌** 漢東方朔旱頌曰維昊天之  
旱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豐淳滃曠曠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群  
生閔憊而愁憤隴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  
其擾鈕而下涕悲壇畔之遭禍痛呈天之靡濟 **啓** 梁簡文帝謝勅示苦

旱詩啓曰伏以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歲弘則公曰已  
修農勤則我庾惟億今者亢陽以來為日未久將恐督郵不黜失在汝南  
之守曝芻未收無傷河南之尹而載勞興居仰發歌詠無愛珪璧有事山  
川非飲食矣加之以撤膳焉中夜不寐加之以申旦焉此唐虞之所闕如  
軒頊之所不逮 **書** 魏應璩與廣川長岑瑜書曰頃者炎旱日更增甚砂  
礫銷鏹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冰而有爍爛之燥宇宙雖  
廣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  
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曝露拜起  
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  
卒而澤滂霈今者雲重散而復積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  
安乎 **文** 魏陳王曹植告咎文曰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為應政而作天地  
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于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  
假天帝之命以誥咎祈福其辭曰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  
潤時陰陽協和庶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



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走楚况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岳祇肅  
百神享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颺風扇發嘉卉以萎良木以拔  
何谷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於是五靈振竦皇祇赫怒招搖  
警怯攬槍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右呵飛廉顧叱豐隆息颺遏暴元勅  
華高慶雲是興效厥年豐遂乃沈陰塊北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既予私  
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饑

祈雨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湯克夏而王天下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  
是翦其髮割其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荀卿大略曰湯旱而禱曰政  
不節與使民疾與官室榮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不雨至斯  
極也說苑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  
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董仲  
舒曰廣陵女子諸巫母小大皆相聚其郭門外為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  
市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又令吏各往視其夫皆言到

即赴函澍而亡又曰江都相仲舒下內史承書從事其都問吏家在百  
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天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  
擇潔淨易教者祭跪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  
酒甘羞再拜請雨又曰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曰今民禱社家人祠戶  
無斬山林曝巫聚庭以玄酒脯再拜請雨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  
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嚮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  
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諸里社取五蝦蟆錯里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  
置水蝦蟆焉其酒脯祝齋三日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豕猪  
皆燔之於四通神霄又曰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曰家人祀竈無舉土功  
更水浚井曝釜甑杵曰于衢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  
赤繪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清酒祝齋三日服赤衣跪陳祝  
如春辭以丙丁日為赤龍一長各七尺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魯夫  
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間外之溝取五蝦蟆置社之中池  
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祝齋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豕猪燔之四通

字作函澍  
而已



神雩開陰陽如春 又曰季春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女毋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雷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幡五其神后稷祭之母肫五玄脯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辭以戊巳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長各三丈五尺土姓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皆如前 搜神記曰諒輔字謹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史漿水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歛手夏枯旱時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至今天下否澍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告訴咎盡在輔太守內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曰無效令敢自誓至日中雨不降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禺中時山氣轉起雷雨大作一郡霑潤世以稱其至誠 **序** 晉傳咸喜雨賦序曰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共然百姓以堯有九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祈禱徧于群臣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莅事三

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文** 晉曹毘請雨文曰下邳內史曹毘敬告山川諸靈頃節運錯戾旱元陰川竭谷虛石流山焦天無纖雲野有橫颺盛夏應暑而或涼草木無霜而自凋遑遑農夫輟耕田畔悠悠舟人頓棹川岸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聖主當膳而或味牧伯忘餐而過晏民庶拊心而嘖感搢紳不期而同歎斯亦憂勤之極情而明靈之達觀矣 梁陸倕請雨賽蔣王文曰陸周作亂鍾嶽降精聰明正直得一居貞無方無體不疾不行化馳九縣位冠百靈東掩屢憇西郊已戢偶龍矯首泥人鶴立神聽孔殷靈應揮霍儵覩翻伊俄聞倒洛樂周神畢恩洽酒闌靈談抗袖鬼笑投拌推茲且引於萬斯歎 梁任孝恭賽鍾山蔣帝文曰嘗聞河南少雨漢主避其正殿許下輟澗魏后計彼塵書和氣乖違陰陽舛互風至若湯雲生猶火速能制茲東井告彼南箕水滿畢星氣衝卯地使君子有豐豐之心耕夫無感感之念 梁簡文帝祭灰人文曰積注奄旬祭在灰人消茲獸炭焚此柱薪積如玉屑聚若遊塵庶人之風不拂獄吏之慢寧陳當令金光小史侍使玉童奏雲師於執法力水伯於天宮鑽



星誅於電女貫索囚於雷公廓重氛於八極靜連絲於四空既曠曠於車  
蓋又赫赫於飛盤且疑威於趙盾實望近於長安

蝗

爾雅曰食苦心曰螟食葉曰螻食根曰蝻食節曰賊四蝗蟲名也說文曰  
螟蝻也 廣雅曰蝻蝗也 毛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蝻賊 詩義疏曰赤  
螻蝗也 許慎曰使乞貸則生螻舊說蝻螻蝻蝻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  
穴内外言之耳故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又曰蝗也今謂蝗子為蝻一名蝻蝻兗州人謂之螻 蔡伯皆曰蝗螻也  
當為災則生故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  
雖自有種其為災云是魚子在水中化為之 穀梁傳曰雨蝻于宋外災  
不書此何書災甚也柰何茅茨盡也 洪範五行傳曰春秋之蝻者患災  
也以刑罰暴虐貪叨無厭興師動衆蟲為害矣雨蝻于宋是時宋公暴虐  
刑重賦歛無已故應是而雨蝻 又曰介蟲有甲能蜚揚之類陽氣所生  
於春秋為蝻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也

春秋佐助期曰蝻之為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蝻之為言衆  
衆也 春秋含孽曰蝗起於今 蝻者飛而甲為害故天雨蝻則刑法醜

呂氏春秋曰匡章孟子弟子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  
奚故為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失爪瓠 漢書曰武帝元光

五年秋蝗四時征南越元封六年秋蝗兩將征朝鮮太初元年夏蝗從東  
方飛至燉煌三年秋復蝗貳師征大宛征和三年蝗四年夏蝗三將征匈

奴貳師七萬人没不還 又五行志曰劉歆以為蜚負蝻也性不食穀食  
穀為災介蟲之孽 又曰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多殺害時黃霸在潁川鳳

皇下而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耶 又曰王莽地節  
三年夏蝗從東方來飛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 京房易傳曰德無

節蟲食菜 東觀漢記曰馬稜為廣陵太守郡連歲有蝗虫穀價貴稜奏  
罷鹽官振貧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為魚蝦 又曰永初七年郡國蝗

飛過 又曰宋均為九江太守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  
西別去由是名稱 又曰司部災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直椽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栩爲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皆去又曰謝夷吾爲壽張令是時蝗食五穀野無生草過壽張界飛逝不集又曰許季長爲湖令州郡皆被蝗災過湖縣飛去不入 續漢書曰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師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復蝗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二十二蝗是時梁冀執政無謀慮苟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靈帝嘉平六年夏七州蝗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獲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威旻討鮮卑大司農給用不足畝歛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

半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貪苟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種西園少帝與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 典論曰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魏志曰廣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 吳書曰袁術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饑窮以桑椹蝗蟲爲乾飯 廣州先賢傳曰黃蒙交趾人除外黃令蒙均已節儉麤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一縣稱平當時鄰縣蝗蟲爲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移者悉歸附之 會稽典錄曰鄭弘爲鄆令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郡國被害過鄆不集郡以狀上詔書以爲不然自朕治京師尚不能攘蝗鄆令何人而令消弭遣案驗之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敦厚少華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蠛蝗爲災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強以表州郡 益部耆舊傳曰任防蜀郡成都人父修字伯慶爲固始侯相天下大蝗獨不入界 又傳曰楊琳爲茂陵令比縣連



歲蝗災曲折不入茂陵 先賢行狀曰公沙穆為魯相時有蝗災穆躬露坐界上蝗積疆畔不為害 晉令曰常以蝗向生時各部吏案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內皆令周徧 晉陽秋曰司冀青雍蝗茅草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禾百姓謂之胡蝗 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重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蟻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趙書曰石勒十四年五月飛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蠶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周徧河朔百草無遺唯不食三豆及麻 涼記曰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為西寧太守往年蝗蟲所到之處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二頃覆地跳躍宿昔變異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川涿水北大駕所到蟲尋殫盡是以麥苗損耗無幾 師覺授孝子傳曰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欺大蝗連熟何禎何禎牋曰凡二日蝗生此謂見其始生知其處所可得言初上蝗事云縣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今生翅能飛臣輒躬親撲滅又云布在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一頃田中往往十步五步一頭按其言事蝗之數枚數可得而知也

螟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說文曰螟蟲食穀心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禮記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 左傳曰哀十二年螟十三年螟 春秋合羣曰螟應訶剋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奴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 漢書曰劉歆以為蜾蠃蚋之有翼食穀為災黑眚也董仲舒劉向以為蜾蠃始生也是時初稅畝亂先王之制故應是而蜾生屬羸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孽惡生孽蟲食苗心 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表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鷓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

蟲



爾雅曰食苗根曰蠹 說文曰蠹食苗根者也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蠹  
京房易妖占曰害忠孝蟲食苗根 毛詩義疏蠹長而細或說云蠹螻蛄  
也食苗根而為人患

賊

爾雅曰食苗節曰賊 京房易傳曰王者與諸侯爭蟲食苗節莖

蟻

洪範五行傳曰蟻射人者也生於南越地南方謂之短狐者也 毛詩曰  
為鬼為蟻則不可測其物不可見蓋氣精也南越夷狄淫佚處也其蟻生  
水澤地多婦人其淫色為主故南越多蟻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故聖人  
名之曰蟻蟻者猶惑也 **書** 魏應璩與西陽令孔德琰書曰嘉麥禎祥惟  
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鮪  
背之叟皓首之釐莫不負戈奔走于道路旌表懼於白日電雷震於雷動  
以此掃敵必將席卷况於微虫能無驚駭卓茂治密恭在中牟時雖有災  
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比興不降

靈雨麗此二災憂心忡忡逐蝗之道謹聞教矣不審致禳將以何物文王  
脩德以厭地震湯禱桑林致克豐雨宜脩善政以慰民望

### 藝文類聚卷第一百

是書之刻可泉胡公實主之始于丁亥之秋益迄於今歲之秋凡歲有一月  
而成其費緡錢四百千有奇而校讐供餽之勞不知凡幾其成亦云艱  
矣繼公政者愛民惜費欲杜往來之求也命予焚之予不忍僅刻其  
半以示存羊之意庶幾他日可補而完以副胡公博雅之志云是書  
也其印止二百本覽者其毋忽諸嘉靖戊子冬十一月長洲陸采識

歲丙子閏人劉履丁以宗本藝文贈邑中錢氏予借校此本始于丁丑之四月畢於六月之  
十七日是年閏五月蓋百日而終卷也劉本云是此本之祖中有模糊缺失處無不同襲始



知陸采刻半之說謬也卷末有葫芦碧沙印又曰學圖書方印未知何家物也屬守

居士記

陳子準以馮校及蘭雪堂本互校但子準本誤字比此本為多子準所藏或  
是補刻其字畫亦潦草不知此本也此本蓋陸采所云三百本之一耳  
子準校勘極細所藏之書丹鉛燦然有前輩陸初先諸人之風身後  
遺書盡散雲煙過眼曩哲所嘆讀其稽瑞樓書日益不禁人琴之  
愴也校畢記此





